

年

卷

期

3

8

第

第

# 小 說 世 界

第 三 卷 第 八 期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 罕有的特價機會

【原價】一元五角

袖珍英漢辭林

【特色】單字及成語共十餘萬譯義簡明正確

【特色】

(一) 通用漢字無不列入  
(二) 每一漢字旁有注音字母

(三) 每一英譯後有英文例句并加漢譯

【附註】

正訂  
英漢  
辭典  
元二價原

此係張在新所編漢英字典之最近訂正本甫於上月脫稿

【原價】一元五角

雙英解漢  
英文成語辭典

【特色】搜羅豐富例句明顯

外來成語亦博採詳註

## 三種合售特價三元

止日一十三月八起日五月七曆陽 (期價特)

凡是研究英語的人必須備三種辭典就是 (一) 英漢字典 (二) 漢英字典 (三) 英漢成語辭典這三種辭典無論缺少那一種參考時候就要感覺不便的但是三種都要備齊費錢却也不少而且三種書做成一組其分量程度也須相當纔好本館新舊出版的英漢漢英成語等辭典不下二十餘種現就其中 **選出上列三種** 分量程度大致相等恰合中學生及普通研究英語者的需要 **發售特價** 以便學者這三種辭典 **原價合計五元** 現在**合成一組祇售二元** 但拆售仍照原價費銀三元可得完全無缺的一套研究英語的工具罕有機會幸勿錯過！

啟 謹 館 書 印 務 商

Norma Talmadge

羅 瑪



羅瑪。人稱伊影界的皇后。為影界六美人之一。所演的片子。多扮為賢妻良母。表情極其細膩傳神。介紹到中國來的片子很多。本篇「

「法律之中」為其

Pearl White

寶 蓮



寶蓮善製長片。所演多為偵探冒險的事。伊不但生得美麗。演技亦極好。能與大力的男子相搏而不敗。介紹到中國來的片子不少。其中以「德國大秘密」最得人歡迎。最近與 George F. Zucco 合製一長片名 Pinder 不久可成。

銀幕上的藝術

勁風選輯

# 法律之中

修士譯述

Within The Law

員	演
瑪麗	Norma Talmadge
加森	Lew Cody
狄克	Jack Mulhall
愛基	Eileen Percy
基德	Joseph Kilgour

某大公司中有許多女職員。公司的經理名基德。待這些女職員。異常苛刻。女職員中有一位名特倫瑪麗。略為有點反抗的態度。基德便在裁判廳上告。誣裁伊有意生事。照法官的意思。事情既無真憑實據。不如略加申斥了事。基德不允。簡直非辦伊一個有期徒刑不可。公司人多。將來一個個都照樣鬧起來。營業上要大受虧損。

金錢的勢力真大。一個擁有巨資的資本家。同一個孤弱無助的女子打官司。結果不問可知。瑪麗自此便下了獄。有一天基德特意到獄中去瞧瑪麗。顯顯他的權威。瑪麗在鐵窗中對基德說。「等我期滿出獄之後。必定報仇。」瑪麗在獄中。終日哭泣。如同女孩。不會打碎玩具。竟因這打碎的玩具受責罰一樣。

瑪麗在獄中學習了很多事。伊悟出了一段哲理。伊知道世上並無公正兩個字。瑪麗同囚的監牢中。另有一位女子名愛基。同瑪麗成了朋友。伊常常與瑪麗談話。伊一天對瑪麗說。「朋友。你知道世上的階級最嚴。你要報仇。非得先打破你現時的階級不可。你知基德是有財產的人。你是一個貧苦的女子。從那裏報你的仇呢。依我說。我們不如拿我們的青春和姿色。去換一種位置。到那時候要報起仇來。豈不很容易麼。」瑪麗說。「用青春和姿色去換一種階級麼。那是一種欺詐的行爲。我不敢做。我怕第二次又要嘗這鐵窗的風味。」

愛基聽了瑪麗這種迂腐的論調，不禁大笑。於是解秤給瑪麗聽道：「我所說的是「法律之中」的勾當。是法律管不著的。況且世上那裏有公正的裁判。譬如你這次本是無辜的。怎麼又會跑到這裏來的呢。」

不多時兩人都被釋放了。瑪麗當然無糊口的位置了。愛基仍舊勸伊去換一種階級。瑪麗立意不肯。五個月後。瑪麗爲生計所迫，漸漸支持不住了。想服從愛基的理論。久覺得不可。要謀糊口的位置。又被牢獄的氣味。阻住了進身。真是無可奈何。

一天瑪麗走到一個湖邊。吟了一首小詩。便躡身往水中一跳。這是伊最後解決的

A 3 方法。但是命不該絕。又被人救起

## 法 律 之 中



Within The Law  
by  
Norma Talmadge

「4」——來了。伊睜眼一瞧。便見愛基立在伊床前。另外還

有一位整齊的男子。這人名叫加森。是愛基的朋及。愛基見瑪麗醒了。便跪在伊面前說道。『朋及。這算什麼呢。』



愛基見瑪麗醒了。便跪在伊面前說道。『朋及。這算什麼呢。』伊於是又將以前的理論重新引申的說了一遍。

伊於是又將以前的理論重新引申的說了一遍。加森趁這個機會也勸瑪麗道。『這些事並不出於法律之外。譬如說。……一個守財的老人。……幾句話就可以換他一



加森趁這機會也勸瑪麗道。『這些事並不出於法律之外。譬如說。一個守財的老人。幾句話就可以換他一注款子。有什麼罪呢。況且你要報仇。非走這條路不可。』

注款子有什麼罪呢。況且你要報仇。非走這仙路不可。」瑪麗於是首肯了。

瑪麗與愛基於是準備一切應用的衣飾。加森很忠心的幫助他們。他們的目的地。便是福樂利省的交際場。因那地方的富豪很多。他們到了那裏。便計劃了一切。不久便實行起來。

交際場上自然有種種的現象：噴水池。巴馬樹。月光之下等等。都是醉心奪魄的地方。在這些地方。最容易瞧出的。便是女子的媚眼。和男子急色的眼光。

瑪麗初到這種所在。很有些不知所措。至於愛基。原是一位老手。自然很練達。一晚。伊站在噴水池邊玩着。忽地昏了。便跌倒。在噴水池中。（這是一種計劃）正在這個當兒。有一位大將名黑司丁的。急忙跳到水池中。將愛基救了出來。從此二人便發生了戀愛。瑪麗進行的方法有些不同。伊並未照他們預定的



二人戀愛  
的手續。進  
行極快。不  
久便定了  
婚。

A 5 婚。愛基和加森都警告伊道：「瑪麗。事情不當如此進行。他是基德的獨生子。婚事完全不能成立。」瑪麗冷笑道：「我還沒有忘記計劃行。伊在人叢之中。獨瞧中了一位青年。這青年名狄克。是基德的獨生子。狄克也很注意瑪麗。二人戀愛的手續。進行極快。不久便定了

A 6  
——我的仇恨呢。除了這個法兒。還有什麼機會可以報仇。」

第二天晚上。瑪麗和狄克就成了婚。成婚之後。狄克告訴瑪麗道。「無論什麼事。我都要依從我的父親。惟有戀愛的事。不能依從他。」一對新婚的夫妻。使回到了紐約。狄克帶着瑪麗去見他的父親。老基德一見瑪麗。便問道。「是你麼？」瑪麗道。「是我。」伊說着便發出很譏刺



二人成婚之後狄克告訴瑪麗道「無論什麼事。我都要依從我的父親。惟有戀愛的事。不能依從他。」

的冷笑。老基德恨恨

連聲的對狄克說道。

「這個女子。便是在

我們公司裏犯了罪。

後來坐了牢的犯人。

……你爲什麼娶伊

呢。」狄克道。「我愛

伊。」老基德又問瑪

麗道。「你呢。爲什麼。」

瑪麗冷冷的答道。「我麼……你忘了我的話麼……報仇。」狄克聽見這句話便執著瑪麗的手問道。「除了報仇之外。還有什麼。」你難道不愛我麼。」瑪麗冷笑道。「不。」瑪麗雖然報了仇。但是心裏很不安。因仇恨是老基德結的。與狄克却毫無關係。爲什麼要在她頭上出怨氣呢。

瑪麗回到自己的地方。愛基告訴伊。說伊從老將軍那裏。弄得了一萬五千元。又告訴伊說加森集合了盜黨。預備去劫基德的家。瑪麗聽了這句話。便急急去了。預備去救狄克。伊爬進狄克家中院牆的當兒。正碰見狄克從外面進屋。盜黨正預備放槍。加森正打死守衛。警察來的時候。盜黨都逃了。他們於是將瑪麗捉了去。認定伊是一個主謀者。但是未開審之前。裁判廳收着兩封信。一封信是一個女子。承認自己是這次盜案的主謀。一封信是加森寫的。上面述明這次劫案。一半是替瑪麗報仇。不過瑪



狄克跪在瑪麗面前。述明誤會的地方。並要求瑪麗做他的妻子。瑪麗見他一往情深。便應許了。

A 7 到裁判廳向瑪麗謝罪。狄克跪在瑪麗面前。述明誤會的地方。並要求瑪麗做他的妻子。瑪麗見他一往情深。便應許了。

## 影片最近所討論的問題

近兩年來，凡是美國出版的短片，就我個人的眼光看來，多半包括着一種社交問題。他們所問的是：『夫妻之間，丈夫對於妻子的戀愛精神，應當有何種限度的供給，纔能使妻子滿意；倘若不滿意，在社交上有何種危險？』

對於這個問題，表示最顯著的有『余之罪』I am Guilty

『富人之妻』Rich man's wife，『哈利與魔師』Harriet and the Piper（還有很多。一時記不起來）等等，大概都是

說，丈夫因公事忙，無暇與妻子周旋，以致社會上專以誘騙

婦人爲事的敗類，從中作祟，弄出許多喪名破節的事來。

我個人對於這個問題，也曾下過功夫研究，到如今還得不得

着答案。照我國男司外女司內的舊制，這件事情，當然不成

問題。丈夫有公事，自然是要盡力的去辦公事；妻子自然在

家司理家政，愛情二字不成問題。不過這句話，這時候可說

不過去了。

不過我所要問的只有兩種：（一）丈夫對於妻子，究竟要有何種限度的時間和精神表示愛情？（二）倘若妻子沒有得着丈夫某種限度的

愛情表示，是否應當加入放蕩的社交場，與任何男子發生戀愛？我揣摩不着美國人的心理：就『哈利與魔師』一片看來，似乎是主張凡女

子的戀愛時間一過，女子成了兒女的母親，就不應當再談社交上的戀愛。就『余之罪』一片看來，又似乎男子不應當專心去理事業；他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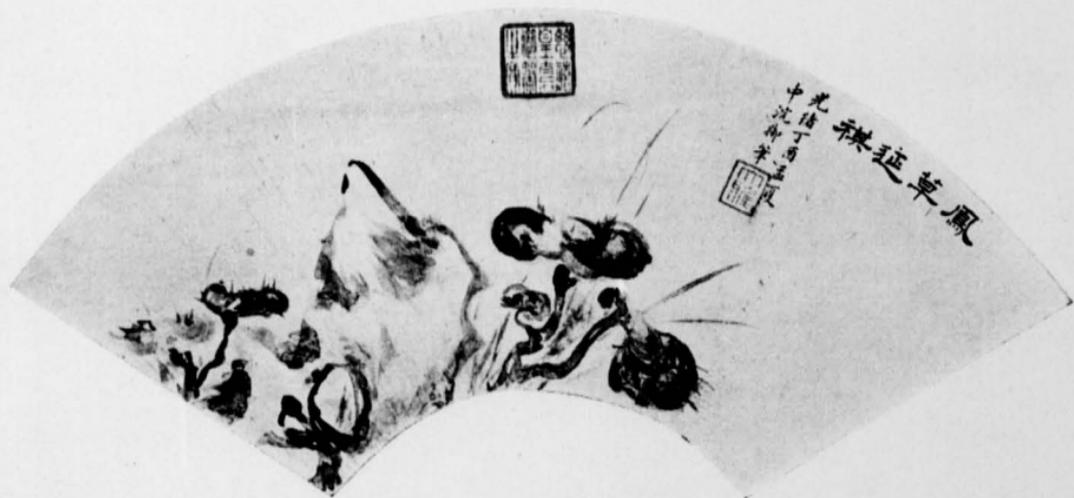
應當分些時間和精神，對付自己的妻子。閱者諸君，對於這些事情，大約也很留心；何不寫幾句，來討論討論呢？



羅克 Harold  
Lloyd 及其新  
配角 Jobyna  
Kalsion 共攝  
的小影這位  
配角即羅克的  
新娘 Mildred



圖食進猿人



慈 禧 墨 跡



小 說 世 界

第 三 卷 目 錄 第 八 期

銀幕上的藝術

黃鑽石

畫意

中世紀神史

迷信的心理

環禱

歧路上的花

妖髻縵首記

一分鐘也忘不了

遺產

川畔

西方釋夢錄

野人記

巧配

琴譜說明

籠中鳥

荒服鴻飛記

民間詩人

編者與讀者

編者

程小青

厲南溪

林 邃

伊 涼

沈禹鐘

錢起八

林琴南

無我女士

周雨青

鳴 九

蔣木春

胡憲生

林從周

林履彬

夢 韶

天 游

胡寄塵

編者

◀ 本 期 附 贈 民 衆 文 學 小 本 ▶

封面題名  
『呱呱』  
插圖爲『  
人猿進食  
圖』

商務印書館發售

趙元任博士編製的

國語留聲機片

特價展期

本館所出國語留聲機片發音  
正確編制精當承各界爭先購  
置第一批製片早已售完特價  
亦已滿期惟因第二批新貨尙  
在美國趕製不日即可運滬爰  
將特價期限展至第一批  
新貨到滬之日爲止藉酬  
歡迎諸君之盛意現時訂購仍  
照特價收款先給憑單一俟新  
貨運到特價卽行截止屆時當  
登報通告憑單取片有志研究  
國語者請勿失此機會

全份八片

十六面

定價三十

二元

特價

二十元

機器大者

三十元

小者二十

四元

課本隨片

附送

# 兒童之友

## 兒童世界

要增進兒童的智識  
並滿足他們精神上  
的要求最好買本書  
給他們讀其中有詩  
歌 童話 故事 戲  
劇 小說 圖畫等豐  
美極了每星期出版  
一冊定價六分預定  
全年五十二冊祇收  
二元五角

## 兒童畫報

本書的材料和兒童  
世界差不多但統統  
用圖畫表出稍微加  
些文字初進學校的  
孩子看本書最爲合  
宜每半月出一冊定  
價八分預定全年二  
十四冊祇收一元六  
角

此外兒童用書如 童話 故事 小說 詩歌 等  
共有二百餘種印有「兒童用書目錄」承索即寄

## 教育玩具

本館歷年所出玩  
具共有三百多種  
內分建築 交通  
軍事 數學 英文  
體操 遊戲 音樂  
弈棋 文房 故事  
人物 動物等門  
都含有淺近的學  
理足以啓發兒童  
的智識

商務印書館發行





## 黃鑽石

程小青

(大隈斯探案之二)

我一見美得爾的請客名刺，便預料伊這一次來見我，必定和那米納司大佐的黃鑽石有關。那鑽石雖不甚大，但淡黃的顏色，晶瑩耀目，實可以算是一種難得的珍品。但美得爾是怎麼樣一個女子呢？我想到伊的往史，實在不願意見伊。原來當三年以前，美得爾和我阿克冬、大隈斯，本是同道中人。換一句說，我們都是神出鬼沒的珍寶賊。那時伊和我非常交好。我並知道伊對於我，腦室中也許還存著一種幻想。可是後來伊受了伊的惡友的唆使，竟設計陷害我。不久我也被警察們所得。我為着我的自由

起見，就應許投誠他們，充當他們的眼線，幫助偵查關於珍寶的案子。因此，我便和舊時的朋友們隔絕，而我的往史，也就深深掩藏。不料那一頁黑暗的歷史，此刻忽又展開在我的面前。我當然要覺得不自在了。

至於那一粒黃色鑽石，本是陸軍大佐米納司所有。當幾星期前，忽然被竊。新蘇格蘭場偵探長乾克門為着這案，已費了許多心力。要想把那黃鑽石追還。同時他又請我幫助。我對於這事，當然是特別注意的。因為我和米納司大佐的愛女，已有了密切的關係。對於伊家的事，勢必要格外努力。但讀者諸君，也許要說我道：「甚麼，你是一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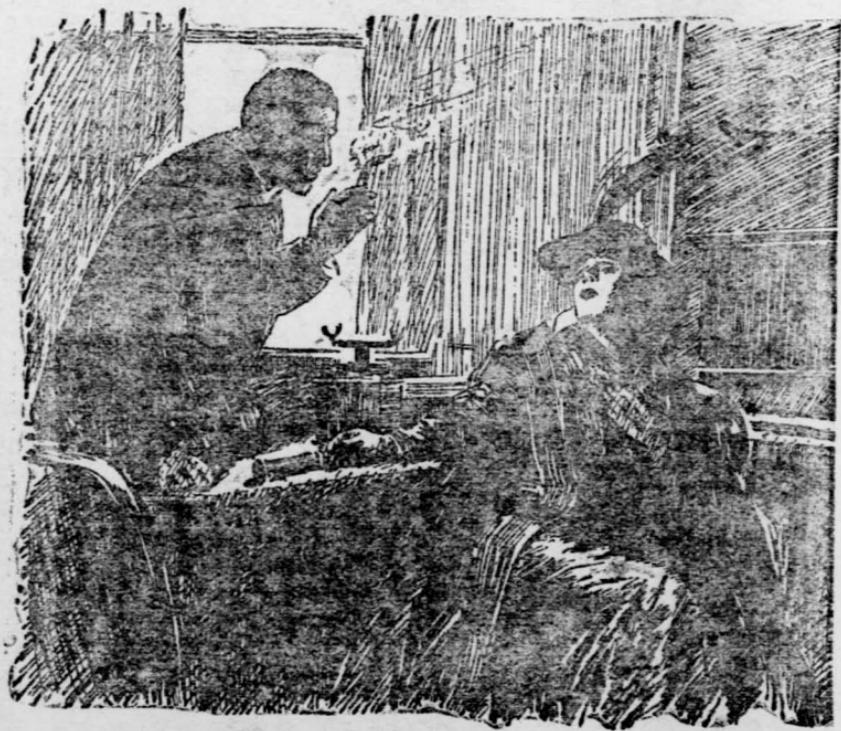
已往的珍寶賊。難道竟想要那柔娜可愛的梅麗遜米納司做妻子麼。」這種說話。在我固然不能禁諸君不說。可是我的心中。實在充滿着愛伊的情緒。事實上也不能自制。這時正當那黃鑽石好似石沉大海。一些沒有影蹤的當兒。美得爾忽然造訪。我於伊造訪的目的。便也料到八九分了。

當美得爾走進我克拉琪街寓室的時候。我就立起身來。取了一把椅子給伊。同時有一股馥郁的香氣。直觸我的鼻觀。伊的姿態。本來是非常娟媚的。此刻又穿着華美的衣服。越發覺得動人。伊肩上披着狐皮的圍巾。我見那圍巾近胸的部分。一起一伏。動得很急。這就可見伊的心房的跳動。也已失了常度了。我因開口道。「我想你今天來。一定有甚麼緊要的事情和我說。」說着。順手取了一隻紙煙匣子。送到伊的面前。伊接了一支。緩緩走着。似乎借此調息。伊急促的呼吸。伊回頭向開着的室門瞧了一眼。我才低聲說道。「我就爲了米納司大佐的黃鑽石來的。我

想你大概也早已料到。我今天來就關係這一件事。我聞得你爲了這鑽石的緣故。很費心力。其實你還是省力些罷。須知你若希望要得到這一件鑽石。實在是永永不可能的。」伊的聲音。說到最後的一句。不覺提高了些。不但顯得堅決。還帶着輕視的意味。我仍舊保持我鎮靜的態度。假作我的紙煙熄了。重新擦火柴燒着。略停。才婉聲答道。

「這也許是實在的。但你此刻到這裏來。可是只爲着給我這一個失望的信息麼。」伊道。「我來提醒你一聲。免得你空費工夫。」伊說時仍帶着堅決的聲調。我因聽着伊道。「那麼。你可能給我一個明白的理由麼。」美得爾答道。「很好。你知道這鑽石是誰取去的。原來是我取的。我現在也不必仔細說明當時的情形。總而言之。我得到這一粒寶石。也不是容易的。費了許多工夫和思想。又冒了鉅險。我們才能夠成功。」我忙道。「我們麼。那麼。你可是仍舊和你的老黨——請你原諒。和你的老朋友合夥兒幹事麼。」伊冷然道。「我和他們分離很久了。但在

這一件黃鑽石事上。果然是兩個人合夥幹的。我的同伴。就是列宏克。你恐怕也知道。我——聽這個名字。不由的微微震了一震。伊因笑道。「我知道你也認識他的。」我答道。「不。我只聞他的名。並不相識。若論他的本領。果然高人一等。如果此刻沒有改行。聞得他的名字。還應當脫帽致敬哩。你現在和他同事。真是一個好



伴侶。原來你們都是

珍寶賊中的大王。歐

美大陸。誰也都聞名

的。這回你因著他的

計劃。取得了那一粒

黃鑽石。原也是當然

的結果。可是像列宏

克這樣的一條大魚。

警察們也不能任他

在大海中游泳。據我

所知。現在他們正撒

下了一張堅網。預備

捕捉那一條大魚哩。

「伊聽了我的說話。

又輕輕笑了一笑。我

一再受了伊輕蔑的

譏笑。也不由的微微惱怒起來。真像決鬥的人。受著了敵手的刀鋒。不能不發劍回擊了。我說道：「那麼。你現在盛情來見我。莫非就要教我知道。這一件事乃是列宏克幹的。因此我的追還鑽石的計畫。也已到了完全絕望的地位了麼？」伊忙答道：「不是。我的來意並不在此。我知道你即使聽了我的說話。也決不會就此終止的。老實對你說。竊取米納司的鑽石一件事。我就是主謀的人。至於我爲甚麼有這樣的動機。那就爲了你要想圖娶梅麗遜米納司的緣故。」這時候我不禁斂神靜聽。私忖伊竟有這一層用意。我實在是不提防的。以後又怎麼樣呢。伊却停頓無言。只把伊的小足在氈毯上不住的磨擦。同時伊的輔頰上也有一種絳色湧現出來。我催着道：「請你說一個明白。究竟是甚麼意思。」伊道：「好的。你聽着。須知我們所做的勾當。本和你處於相對的地位。你在警察中服務。我們是知道的。我們現在得到了一件寶石。警察中人勢必不肯干休。他們也許教你來偵緝我們的蹤跡。我們

自然也不能不設法對付你。所以我特地來和你商量一個條件。你決不能擔任偵緝我們的任務。表面上你固不妨幫助他們偵查。但斷不可領他們到真確的路上來。否則。我就要寫一封信給你理想中的愛者。告訴你實在是一個卸任的珍寶賊。此刻受了警察們的特赦。才把你身體上的自由。做你服務的代價。這就是我真正的來意。」我一言不發。只呆瞪瞪瞧着伊的臉。腦室中的思緒却栗碌不定。伊的眼光垂注在地毯上。粉頰上的紅潮。益發泛得深了。忽而伊抬起頭來。目光中帶著冷峭而輕讖的神氣。問我道：「怎麼樣。」我答道：「我不相信你真個有這樣的意思。」美得爾道：「那你真弄錯了。須知我的說話。句句是真切的。」我道：「那麼。你可是因着我在警察中服務。因而才懷怨我麼。其實我對於我從前直接共事的人們。從來沒有欺賣過。你不要誤會啊。」伊道：「我們不是懷怨你。我現在的條件。乃是我們取得黃鑽石的計畫的一部分。你爲你自身計。對於這一件事。不要插身進

去才是。」我道。「雖然我的希望。既然想追還那一粒米納司鑽石。對於你此刻的警告當然是不能接受的。」伊道。「你不接受麼。你不怕犧牲你自己麼。」我作堅決聲道。「正是。我不怕你的恫嚇。」美得爾立起身來。又道。「我希望你明白些。須知我現在的說話。句句是真實的。並不是假意的恫嚇啊。」我道。「不錯。我知道你不是假的。」伊道。那麼。我就要實施我的計畫了。你却不要怪我。」說完。伊便緩緩向室門走去。我突然阻住伊道。「請你再等一刻。我也應當明白告訴你。我的秘密固然在你手裏。但你的秘密。却也同樣在我掌握中。你剛纔自己承認。那米納司大佐的黃鑽石。實在是你偷竊的。這雖然是口說無憑。但這樣的話。落在我們警察的耳中。却也不能說完全無效。現在假使我打一個電話。給我的朋友偵探長乾克門。教他立刻到這裏來。那時你——你——」美得爾接口道。「很好。很好。請你就這樣做罷。那時我果然不免要失敗。但你也決不會有甚麼便宜。換一句說。你要害我。

同時也不能不害你自己。這一層你終應該明白的。」我道。「謝謝你的提醒。但照現在的情勢論。我們倆既然彼此不肯相讓。到底免不掉決裂的。那麼。你何不立刻就寫信發我的祕呢。更簡捷些。你不妨就打一個電話給伊。那裏有一個電話箱。讓我來給你接到密司梅麗遜那裏去罷。」我就踱步向電話箱走去。美得爾說道。「這也聽你。但我還須最後警告你一次。我所說的話。句句都有實踐的可能。實在不是假意恫嚇的。」伊的態度仍安靜如常。語聲中雖略帶一些兒顫動。可是粗聽還辦不出來。我答道。「我知道的。你果真不是假意。但我唯一的目的。就在打敗列宏克。故而爲着這一件事。即使犧牲我的性命。我也不怕的。」說了這句。我就取起聽筒。報明了米納司家的號數。一回兒。電話中已有回聲。我忙問道。「唉。你那裏不是米納司大佐家麼。密斯米納司可在家裏麼。我是阿克冬大隈斯。伊在家麼。那很好。你給我請伊一聲。我要和伊談話。謝謝你。」我靜悄悄等著。約摸過了三十秒鐘。

略略側過頭去。偷瞧我的來客。見伊臉上的血色。霎時間已消滅盡淨。慘白可怖。這時聽筒中又有聲浪發動。問道。「阿克冬。是你麼。」我應道。「正是梅麗遜。此刻你沒有出去。真非常湊巧。我有一個女朋友在這裏。伊要和你說幾句話。請你略等一等。可好麼。」說完。我急忙回頭叫美得爾道。「你快過來罷。密斯米納司正等你呢。」伊果然緩緩走近。從我的手中接過了聽筒。湊在伊的纖耳上面。我見伊的手指顫動得非常厲害。我也強自鎮靜著。走到桌子旁邊。取起一支已熄的紙煙。要想擦火重吸。其實在這個當兒。我那裏還想吸甚麼煙。我的心房的跳動。一時幾乎停止。眼睛面前。也彷彿起了一重黑幕。視覺竟完全喪失。忽聞得一陣鈴聲。知道電線已斷。我的命運也已判定了。不料回轉頭去。見美得爾的纖腰搖曳。似乎要傾跌的樣子。口中雖喃喃咒著。但嘴唇灰白。目光呆定。分明將要暈仆。我急忙搶步過去。隻手將伊扶住。伊緊握著我的手臂。向後仰著。喘息說道。「我不能——我不能這樣做。」

這時伊的呼息越發急促。咽喉中好似梗塞了甚麼東西。再也說不下去。我才恍然明白。伊所以要這樣作難我。伊的目的。並不像列宏克那麼圖得米納司鑽石。却含著幾分酸意。只想離開我和梅麗遜的愛情。可是到了這千鈞一髮的關頭。伊心裏似乎又有些不忍。因而就不能實踐伊的意志了。我想到這裏。精神上紛亂不定。有許多說話。一到喉間。便都咽住了說不出來。伊放了我的手臂。半側着臉。顯見伊竭力要想自制。停了一停。我不能終於緘默。因說道。「這也很好。其實我也不應當這樣強迫你。美得爾。我原知道你不会這樣忍心陷我的。」伊忽然旋過頭來。發一種乞憐聲道。「阿克冬。你救救我罷。請你發一些憐憫心。盡你的力救一救我。」說著。伊舉起手來。按在伊的喉際。彷彿伊覺得咽喉間又阻塞住了。我知伊的說話有甚麼用意。可是我不能回答。實在也不敢回答。伊喘息了一回。又顫聲說道。「你自己果然得救了。你既已從那黑暗境界裏超拔出來。我却仍舊深深的陷在裏面。你

豈不能挽一挽手救我出來麼。須知我也曾幾次想提拔我自己出來。可是環境的力。比我更厲害。到底還沒有成功。上帝知道我。我對於所處的環境和所犯的罪。有怎麼樣怨恨和悲痛的感覺。這種感覺。在你果然已成過去了。我却還不時感受說不出的磨難。我是甚麼人。我只是一個賊。這賊的名稱。起初我果然覺得難堪。後來習慣了。竟也不以為嫌。但到了現在。忽又變成一種恐怖。使我再不能忍受。每天晚上。我彷彿聽得獄門關闔時的鏗鏘聲。沉濁的獄卒踏步聲。和那監獄中拜神堂裏的鐘聲。還有一——說到這句。伊不期將兩手舉起。緊緊按在伊的面上。似乎這時候種種幻象。又在伊的腦室中湧現出來。我經伊一說。那遺忘已久的情緒。也不禁在心底中衝動了一下。我應道。「既然如此。那也很容易的。你但須洗手不幹好了。」伊忽的仰起頭來。厲聲道。「甚麼。這兩句話。你就算說完了麼。我現在要沉溺了。你難道不能伸一伸手麼。」我答道。「呀。這原是我十二分願意的。」伊又強制着說

道。「你從前曾經傾心過我。阿克冬。你也明明知道的。當時你確會愛我的。」我緩緩道。「我可曾這樣說過麼。此刻你何必翻這樣的舊書。你想像我們這樣的人。那裏配談甚麼愛。婚姻問題更是談不到。須知我們有了這樣的歷史。再也不會真正幸福的日子。一旦結合起來。無非給局外人嘲笑。那麼。不是我們自己討苦喫麼。」美得爾道。「雖然。你却還在那裏想結婚哩。」我不由的呆了一呆。便道。「這樣看來。我的思想。實在是錯的。」伊道。「我知道你不但有這思想罷了。你對於那女子——」我急忙阻住伊道。「你也須明白。這不是我蓄意圖謀的。却是出於我本能的衝動。這種本能的力。你能否了解。我不知道。但一經發生出來。就會得自然而然的構成種種幻想。」伊道。「那麼。阿克冬。你現在能否應許我一定不向那大佐的女兒梅麗遜求婚。」伊說時張着紅炙的雙目。似乎急切等我答覆。我說道。「你也不必等我的應許的。我敢確信這一件事。無論如何。斷不會成功事實。現在我們

不必多談這問題了。美得爾，你且坐着，讓我給你斟一杯酒。我希望我們這一次的相會，不要沒有好結果。你可同意麼？」伊伸手接了我的酒杯，飲了一口，說道：「再會。」我也悻悻應道：「美得爾，再會。」那時我見有一顆淚珠，悄悄的從伊頰上落下。我心中非常難過。伊走到室門旁邊，忽又站住了說道：「若說那一粒米納司鑽石，你現在即使要着手追究，也斷不能把我或列宏克牽涉進去了。並且你若想將原物追回，我敢說你也沒有這種能力。我索性告訴你罷。這一件事，內中已發生了一個希奇的變端。因為列宏克當時，假裝了一個照相人。他的照相館設在那裏。我不必對你說明。但在距離此地一哩遠的一個高樓頂上，那裏有一個天窗，就是照相時光線的來源。但因着幾次大雨，那天窗忽然漏了。屋主人叫了一個匠人進來，替他補漏和粉刷。正當列宏克得到那鑽石的時候，那變端忽然發生了。原來我取得了鑽石，往列宏克那裏去交付的時候，覺得一路上有人尾伺我的蹤跡。因此當我把

鑽石授給他的時候，便將我的疑團向他說明。他就也加意防備。果然沒有幾分鐘的間隔，就有一個照相的主顧進來。列宏克從牆上的祕穴中，偷偷的把來客打量了一下。也疑那人是警察中人。這時候忽聞砰的一聲。那天窗口外的匠人，跌進了他的照相室裏來。那人跌得昏暈過去了。肩膀上面，也被碎玻璃片割破。你大概也知道列宏克是一個精於外科醫術的人。他立刻替那人裹紮傷處。同時他因着怕懼來客的緣故，不敢將寶石藏在身上。因而異想天開，將鑽石用一塊紗布包好，就暗暗藏在那匠人的肩穴裏面。」我一眼不霎的瞧着美得爾，不禁攙言道：「唉，這真是一個希奇的故事。」美得爾道：「你可是相信麼？這也聽你的便。」我道：「你且說下去。以後又怎麼樣？」伊因繼續道：「過了一回，那匠人蘇醒轉來。」才知道他失足跌了下來。又知道列宏克已經替他裹紮好了。他顯出很感激的樣子。接着便能够支撐起來。給着他的傷臂，蹣跚出去。列宏克才放膽接見他的來客。因為他

以爲鑽石既被匠人運了出去，少停當然可以設法取回來的。這時候來客即使是警察中人，也不能奈何他了。誰知事實竟然相反。那來客並不是警察中人。列宏克只喫了一次虛驚罷了。」我接口道。「那麼，那受傷的匠人又怎麼樣呢？」美得爾道。「他竟一去不回來了。」我急道。「甚麼，你可是說——」美得爾聳一聳肩，答道。「據我們的理想，那人身上的東西，大約已被他發見了。」我道。「即使如此，難道他竟就此不見了麼？」美得爾道。「原是啊。列宏克也曾用了許多方法，竟絕對尋不到那人的蹤跡。據列宏克說，這一粒鑽石，藏得非常安當。那人自己決不會發見的。但那人既然失蹤，這話當然還不能證實。所以你此刻若能够捷足先登，先尋得匠人的所在，果然就可以算你的勝利。但那時列宏克——」我忙插口道。「這真是一個奇怪的故事。但這個故事，你可是就從列宏克嘴裏傳過來的麼？」美得爾道。「正是。但却完全是真確的。你不要多疑。並且我所以把我們的祕密洩漏給

你聽，還有一層作用。就是要教你知道列宏克是一個險毒異常的人。你必須謹慎防範。切不可輕易和他爲難。故而我這一番剖誠的談話，你也不應當說給你的警察朋友聽的。」我答道。「我不會告訴他的。須知我本沒有傷害你的意思。你如果有需用我的地方，儘可以隨時招呼我。」伊向我很寧靜的瞅了一眼，沒有別句說話，就回身出去。從那次別後，我至今沒有聽見過美得爾。可是我仍舊沒有忘懷伊。伊的確是一個娟娟的女子。但伊以後的生活又怎麼樣。莫非伊果真脫離了黑暗的境界，超登彼岸了麼。

\* \* \* \* \*

偵探長乾克門把他的右拳擊着他自己的左掌，說道。「列宏克麼。他正是一個可怖的老賊。我聞說各處的警察中人，一聽得他的名字，都要頭痛。他果真是一個滑如鱗電的怪物。」他說時，眼睛中露出驚異的神色。其實這驚異之中，還帶着幾分敬意哩。我微笑道。「你的話不錯。他

果真是一個老手。你現在打算怎麼樣進行呢。」那時候我已把美得爾告訴我的說話完全向他說明。只有美得爾的名字還保着秘密。沒有牽涉在內。乾克門凝想了一回。說道：「這一個故事真是難得聽見的。並且列宏克的舉動也可以算得出人意外。但他此番竟使那匠人從他的指縫中漏去。也可以說是稀罕的事。」我道：「這一個變端原是出乎意外的。他在倉卒之中當然不能夠預料及此。」乾克門道：「照現在想來。那個受傷的匠人必定在無意中發見了他肩膀上的鑽石。他當驚駭之餘。既不敢把這件事張揚出來。就即取了贓物悄悄的逃向別處去了。」我應道：「不錯。這個理想果然很近情的。」乾克門道：「若論列宏克方面。他也決不肯就此甘心的。我料他此刻正憑着全力。希望尋得那人。他也許在報紙上登甚麼廣告。以便尋得那個匠人。也未可知。」我搖搖頭。說道：「不見得罷。我想這樣的事。他決不願在報紙上宣揚的。」乾克門道：「雖然。這也是我們應走的一條路。我定意將

報紙上的各種廣告。從那鑽石失去的日子起。仔細檢查一下。假使果真能夠發見我意想中的廣告。那就不難跡得列宏克的蹤跡。須知像列宏克這樣一條大魚。我們如果能够把他拿住。那麼我們的功績。要比較追回米納司大佐的鑽石重要得多。」我點頭道：「既然這樣。你就不妨試一下。但據我看來。你這一着。終不免是勞而無功的。」我這一句預言。後來果然應驗了。原來一星期後。我重新去見乾克門。他告訴我廣告的事。果真一些沒有迹象。我因建議道：「我也有一個計畫。我們若然要捕這一條魚。不能不下一些誘餌。所以我們與其等待他的廣告。還不如我們自己登一個廣告。你可贊成麼？」乾克門似乎不明白我的說話。我因道：「這層理由很明顯。我們但須在幾張通行的報上。登一段簡短廣告。假託一個建築人的名字。尋覓一個不知姓名的匠人。只說那匠人從失竊的第二日起。忽然失蹤。我們還可以假定那匠人在某照相館裏跌傷以後。神經上也許受了震動。因此就讓

成他的失蹤。據情理論。列宏克讀了這個廣告。他一定要想到登廣告的人。勢必和匠人相識的。他既然要尋得匠人的蹤跡。當然要到登廣告的人那裏去探問。如果如此。我們的計畫就成功了。」乾克門緩緩應道。「這果然不錯。他既然急於尋究。說不定要自己投進網來。但這廣告應當有一個相當的地址。你想那裏最適宜呢？」我道。「就是我的寓所如何。」乾克門點頭道。「也好。我們姑且就這樣做罷。」我道。「如此。我一見列宏克走進我的門來。或是他轉託甚麼人來。我一定先打電話給你。此刻我們對於追回鑽石的事。雖然沒有把握。但對於捕拿那一條大魚。却不能說沒有一線希望啊。」乾克門應道。「正是。我也但希望如此。」我道。「雖然。你一得我的電話。應當立刻就來。須知列宏克是一個險毒的惡漢。我雖然張下了網。我的本身。實在是非常冒險的。」

計議既定。我就照着所說的話。登了幾段廣告。預料這一個方法。十分之七八。可以有成功的希望。因為假使我和

列宏克易地而處。見了這樣的廣告。也勢必要追究他的來由。斷斷不肯輕易放過的。可是廣告登了幾天。還沒有一些朕兆。我還不肯就此停止。又過了幾天。依舊沒有消息。我才不禁失望起來。不料一星期後。列宏克的名刺。居然投進我的寓裏來了。那時非常湊巧。我剛在寓裏。因想到他所以不即來見我。諒必爲着審慎的緣故。他此刻到來。對於我的行逕。一定已下過一番精密的偵查功夫了。我急忙先打一個電話給新蘇格蘭場乾克門。那知乾克門不在。據場中人說。他在十五或二十分鐘之內。就要回去。我只能留了一句話。明知他一聽得後。立刻就要趕來。但假使萬一不及。那就未免功敗垂成。真是十二分可惜的。因這緣故。我故意使來客在樓下略略等待。一回兒。我再不敢耽擱。就傳言請他上樓。我聽得他上樓梯的腳聲。心房中便禁不住突突的跳蕩。他進來了。我見他的身材很短小。唇角上有一些微鬚。藍色的眸珠。從他廣闊的帽簷底下放光出來。除了這一隻藍色而鎮靜的眼睛

以外還有那幾個長而露筋的手指也足以引動我的視線。我用着很客氣的態度向他開口道：「請原諒。我竟使你等了好一回。」說着鞠了一個躬。又順手移一把椅子給他。他也很謙和道：「密斯脫大隈斯。你不必客氣。」我道：「請坐下來談。」他應道：「謝謝你。」可是仍舊立着。眼睛却釘在我臉上。顯出一種回想的狀態。我知道他當然是很注意我的。但仍假作不理會。只等他發言。他默想了一回。燃着他的短鬚說道：「密斯脫大隈斯。你在晨報上登的廣告。我已見過了。」他說了這句。又停止了。我本預備着一種假話。以便應付他。但瞧這時的情勢。似乎用不到了。便簡答道：「那真很好。」忽而聞電話箱上的鈴聲。玲玲震動。我知道這一定不是乾克門。因料他一得我的信息。決不肯虛廢一秒鐘的。這時的電話一定是甚麼朋友。可是在這緊要的當兒。我却不願意把我的背心向那來客。他微微笑了一笑。婉聲道：「這可是有人要和你談話麼？」我也裝作不經意的答道：「啊。那不要緊。不妨等一回。」他

又笑笑。接着就把他的兩手伸到外衣袋裏去。又說道：「那麼。我們此刻還不如大家剖誠相見罷。我覺得我認識你的。好似我們從前曾經會面過。你也承認麼？」我應道：「承認的。」他道：「我們相見的地方。可不是就在我的照相室裏麼？」我點頭道：「正是。你的記憶力真不錯。」他道：「我還記得那天你不幸從那天窗口裏跌下來。」我答道：「你說我不幸。我却以為幸而跌了這一交。」列宏克不禁連聲道：「唉。唉。我明白了。我真是好本事。那天你裝扮了匠人。混進我的照相室裏去。我的目的。可是就要偵伺我的舉動麼？」我道：「是啊。我所以偵伺你。也就是盡我警察的本分啊。」他仍泰然道：「很好。很好。」這時候電話的鈴聲。突的停止了。列宏克又繼續道：「我想你的傷口。現在應當好些了。」我道：「正是。我已完全痊癒。」列宏克道：「這樣我也很滿意。須知當時我替你裹紮。實在是很費力的。那時你的鬚鬚長得很豐盛。現在你却已完全薙去。差不多竟減少了十年年齡。我要請問你一句。那

時你的傷肩上面，可覺得有甚麼堅硬的東西抵觸你的肌肉麼？」我應道：「不錯，確實有這一回事。可是到後來我另外請醫士裹紮過。此刻已覺得舒服如常了。」列宏克道：「那麼，那堅硬的東西，就是——」我忙道：「請你停一停。姑瞧瞧這封信。」當他的眼光注在信箋上的時候，我從他的肩膀上瞧去，忽見室門的門鈕，彷彿緩緩兒在那裏轉動。私付乾克門可曾得到我的信息麼？轉動門鈕的人，可就是他麼？這一個問句，實在和我的生死有關係的。列宏克朗聲念道：「我因着密斯脫阿克冬大隈斯的請求，曾替他裹紮傷肩。同時從他的傷口上取出一粒鑽石。現在這鑽石仍舊由我保管着。醫學博士約翰戈鼎白。」那一張信紙忽而從他手指中落到地上。他抬起頭來，眼睛中放射怒光，厲聲道：「哼，你故意請醫士取下來的麼？這就可見得你明明知道那鑽石在你的肩上。你可承認麼？」我道：「我也不必賴。那鑽石原是我偶然發見的。」他怒吼道：「惡鬼，你自己怎麼會知道。我料一定有

甚麼人告訴你的。那人是誰呀？」我道：「這是我的祕密。你不必多問罷。」他道：「我果然不必問你了。但今天不能不要你的命。」我瞧見他的右手突然從衣袋中伸出一把手槍來。我依舊很鎮靜的說道：「你別鹵莽。你不見偵探長乾克門和他手下的一個警察，立在你的背後麼？」我剛說完這句，他也已覺得，便跳身過去，要想脫逃。可是他的兩臂，究竟敵不過四隻壯健的手，只聽得鏘然一聲，分明告訴我手鎊已經上了他的手腕了。其實列宏克鬧了多年的亂子，未免有些厭倦。此刻也應當休息一下了。

一點鐘以後，我把那米納司大佐的黃鑽石交還給乾克門。他見了戈鼎醫士的證據，和我肩膀上的傷痕，對於我的故事，當然再不能有甚麼懷疑。但我還須補說幾句。我於列宏克的舉動，當美得爾沒有訪造以前，實在早已疑心。因此我一見美得爾來，就料定伊必爲着米納司鑽石的事。因爲我早聞得伊正和列宏克共事。至於我所以能

够得到列宏克的蹤跡。也費了不少工夫。既得以後。我便急切想混進他的照相室裏去。但礙於他的聲威。又不敢冒昧從事。後來我知道他的天窗破漏。正需要匠人修理。就暗喜我的機會到了。我因賄買了那被僱的匠人。代替他進去。可惜我的身體太笨重。上了屋頂。還一意想偷窺列宏克的舉動。不料偶一失足。竟跌了下來。這一交雖說是不幸之幸。然若不是美得爾來訪我。說明白那鑽石的原委。我還不知道他的祕計哩。至於當初我從列宏克的照相館中出外以後。所以不敢再回進去叫他重新裏傷。一則因為我的傷臂並不厲害。不必再費甚麼手續。二則

我怕他得到了甚麼風聲。我假裝的真相。也許已被他知道。那就非常危險。所以我就回復了本來面目。直到美得爾來見我以後。我才去見戈鼎醫士。第二次裏醫我的傷臂。同時我再到照相館裏去探聽。列宏克却早已不知去向。除此以外。還有那大佐的女兒梅麗遜。也應當有個歸結。我記得從那件事情發生的八個月後。伊便同着伊的多金的丈夫。一同往意大利度蜜月去了。這一着我果然到底失敗。但我假使掩沒了我的良知和理性。那也未始不可以有成就的希望。雖然這個問題。我現今正不願意回想。偶一念及。只使我發生無謂的感歎罷了。





## 畫意

厲南溪

(十一)

日光當中，垂楊綠得太淡，矮松又綠得太暗；

紅桃花紅得真豔，碧桃花白得也真鮮；

樹縫裏露出的椿樹花是黃的，土岡旁邊一顆丁香花却是紫的；

一位女郎正從橋上步過；

她的衣衫兒清得像池水，面龐兒豔得像桃花；

好看呀好看！

(十二)

繡閣深沈；

一個剛會走路的嬌兒，在那錦屏後面找他的母親；

他母親到笑盈盈的走出那錦屏前面去了。

(十三)

天上一隻鳥，照在水裏活像一條魚。

(十四)

石橋旁，有人從亂柳絲中伸出一枝釣魚竿。

一隻翠鳥穿着身翡翠的衣裳，領下還圍了一方紅手帕；

伶伶俐俐飛在那釣竿上靜坐一會，便又插翅飛去了。原來她並不會看見那亂柳絲中的釣魚人。

(未完)



萬國儲蓄會

李福之門

人生第一幸福。莫若兒女衆多。既然兒女衆多。尤當使其一一學成立業。故無論家道殷實與否。每生一兒女。卽當爲之入儲蓄會一會。以備日後教育之用。如是方能至長成時。不至因財政竭蹶而廢學業。

全會每月付十二元。半會每月六元。四分之一會。每月三元。特獎每全會一萬七千餘元。頭獎二千元。餘詳章程。章程函索卽寄。

上海法界愛多亞路七號總會啓



# 中世紀稗史

美國 Mark Twain 著

林邃譯

一三二二年將告終之某夜，格羅強司登古宏之男爵宮。已一片靜寂。惟遙遠之宮塔。淡光微露。蓋開祕密會議也。老格羅強司登男爵坐華椅內。莊嚴而作凝思狀。已而柔聲呼曰：「吾女乎。」

一少年風姿軒昂。服武士盔甲。答曰：「吾父乎。何事而喚兒也。」

老男爵曰：「汝幼時所最眩惑之祕密。吾今日不得不明言之矣。汝其聆之。吾先語汝以汝之誕生。吾兄由兒里。爲白朗提白公爵。吾父垂死時諭曰。如由兒里無嗣。則吾子當襲其爵。如彼此各無嗣。則由兒里貞潔之女襲之。如非貞潔。則吾貞潔之女襲之。是以吾夫婦日夜祈禱。冀得一

子半息。不知祈禱固無用也。不久而汝生矣。時吾已絕望。目睹此強大之獎品。從吾手中溜出。昔日之濃夢。亦從此消矣。然吾豈真絕望乎。不知由兒里結婚已五年。猶子女俱無也。

「俄而吾得一策。獎品固猶在也。吾思汝生於夜分。知汝之爲女者。僅醫生及看護耳。然彼輩吾已立刻縊死之。翌晨諸男爵聞吾已得一子。咸狂喜不置。爲汝當承襲白朗得白公爵也。汝幼育於姨母。是以無人能知其中祕密。吾夫婦自是亦無所恐。

「當汝十齡時。由兒里育一女。吾夫婦日。望其將死於麻疹。或小兒常權之疾。而殊不然。彼猶活也。且壯健無倫。但

實亦無事。吾固安全也。嘻嘻。汝非吾子乎。吾子不將爲公爵乎。吾親受之康乃德。汝亦爲然乎。汝雖爲二十八歲之婦女。但從未有人知汝爲婦女也。

「今吾兄年已老邁。精力日衰弱。而公事不勝冗繁。望汝去爲彼治理一切。雖無公爵之名。然汝固攝行公爵也。侍從已備。汝今夜須首途矣。」

「汝再細聆之。吾猶有一言爲汝道也。耳曼古律。婦女之未爲公爵。而坐公爵御座片刻者。罪當死。當汝宣告判決時。汝須僞爲謙遜。在御座下之首座發言。此非謂人將發覺汝爲婦女。然世途荆棘。能少安全。總以安全爲智也。」  
少年曰。「吾父乎。然則兒一生其爲誑語乎。兒豈可奪兒無罪之從妹之應得者乎。父乎。其恕兒。其恕兒。」

「異哉。賤人。是豈吾爲汝宏運之酬報乎。汝呱呱墮地時。豈吾所願哉。汝其委身公爵。慎毋忤吾意。」

父女二人言已。女涕泗橫流。哀求其父。其父不之顧。世有何物。能動彼固執老人之心哉。不久。宮門卽扃。武士當道。

侍從塞途。女騎從黑黯中去矣。

女去後。老男爵寂坐移時。轉向其妻曰。「夫人。吾儕事良成矣。自吾儕伶俐俊秀之提會伯爵。至吾兄女康士坦司處後。已三閱月矣。如彼敗。則吾儕亦將不安。如彼一成。則吾女命運雖薄。不爲公爵。亦當爲公爵夫人。復何疑哉。」  
夫人曰。「吾雖望其事順利。然總覺滿肚疑惑。」

「啐。賤婦。毋爲不吉之臆言。曷速睡休。當能夢及白朗提白之壯偉也。」

自此事發生六日後。白朗提白公爵之首都。歡聲振天。武威凜凜。光燦煦爛。以祝康乃德。彼老公爵由兒里見康乃德。俊秀雍容。不覺生鍾愛之心。其欣喜之狀。更可想見。宮庭內。歡迎康乃德之貴人。來往擁擠。康乃德覺事事生光。亦心滿意足。前日之憂懼。已拋諸東流矣。

是時距宮遙遠之一室。其景象迥異。公爵女康士坦司。獨倚窗檻。兩目紅腫。淚涕汪汪。移時失聲而泣。忽又高聲曰。「提會惡徒。已擄去公爵之采地矣。吾初不之信。嗟嗟。是

固非僞也。吾雖明知吾父不許與彼爲伉儷。然吾終愛之。吾愛之。吾愛之。而今轉恨之。恨之刺骨矣。吾不知吾前途如何。吾已失之。吾已失之。夫復何言。吾將狂矣。」

數月後。康乃德之明於決斷。寬於刑罰。及己之文質彬彬。人人讚揚矣。老公爵更將政事一一付之。康乃德。己惟當康乃德在首座宣諭意旨時。遙坐傍聽而已。其爲狀至得意也。爲人而能爲人所愛。所讚揚。所榮慕。如康乃德者。宜乎其爲樂矣。然康乃德殊不然。豈不怪哉。彼蓋已知康士坦司公主。與己發生愛情矣。他人而能有愛情。實屬幸事。然於康乃德殊危險也。彼更見快活之老公爵。已知其女與彼之愛情。而思爲之結縭矣。同時康士坦司公主昔日之憂傷。日減一日。眉目間生氣。矍矍有光。不久憂愁慘淡。已易爲滿面春風矣。

康乃德初入宮時。相逢俱係不識之客。恆鬱鬱不樂。自易引起女子之同情心。至是康乃德深悔初時爲康士坦司所感動。而與爲侶。今且從而避之矣。雖然。此惟愈弄愈精。

耳。蓋理之當然。彼愈避之。康士坦司覓之亦愈急。彼初異之。繼則驚愕。其名而公主仍屢至其處尋覓。甚至無時不遇。無地不遇。公主之渴望。見於顏面。此其中抑何玄妙也。不久而全球知之。公爵忽起惶惑。而可憐之康乃德。更愁苦無告矣。某日彼方在美術陳列室間壁之私人等候室。康士坦司突前奪其手。呼曰。「噫。汝果何爲而避吾也。吾必有言觸及汝矣。不然對吾何如此之薄情。康乃德乎。何相蔑視耶。吾心碎矣。汝其憐之。吾有一語。不能再忍而不告矣。康乃德乎。吾實愛汝。汝如忍相蔑視。則蔑視之。然總有明白之一日也。」

康乃德嘿然不語。康士坦司誤會其意。忽眉飛色舞。欣喜無狀。陡前抱康乃德之頸曰。「汝憐吾者也。汝憐吾者也。吾知汝能愛我。汝將愛我矣。噫。吾敬慕之康乃德乎。何竟不言汝愛我也。」

康乃德浩然而歎。形容枯槁。振慄無已。立即將康士坦司推開。曰。「汝知汝所求者。果爲何耶。是永不可能也。」言

已如遇罪而奔。康士擔駭而昏迷。哽咽而泣。少頃回其臥室。猶聞哭聲也。彼此咸見毀滅之象。彼此俱爲絕望而已。不久康士担司遲遲起立而言曰。彼方唾棄吾愛情。而吾以爲彼軟化矣。噫。吾何憤憤。吾誠恨之。彼竟唾棄吾如犬耶。

日居月諸。公爵之女康士擔司。形容之慘淡。復見之今日矣。彼與康乃德之儷影。亦不再並見矣。公爵誠亦悲之。經幾何時。康乃德回復其丰潤之頰。油滑之目。仍理其公爵舊事。其明慧精鍊。剛毅。或有過於昔。

同時宮中發生一奇異之密語。後漸洩出宮外。街衢閭巷。無不以此爲閒談。蓋已通國皆聞矣。是密語爲何。卽康士擔司公主。已育一兒云。

當克羅強司登男爵（康乃德父）聞此語時。三搖其纓羽之盔。而呼曰。「康乃德公爵萬歲。嘻。彼定將承襲公爵矣。提會爲此良善。吾當謝之。由是彼更四佈其消息。男爵城內。懸燈暢飲。歌舞之聲。二日夜不絕。人人慶祝此佳信。未

有不豪樂克羅強司登男爵之慷慨浪費也。

審判期屆矣。白朗提白之男爵伯爵。俱齊集公爵宮中之會審庭。擁擠一堂。無觀者插足地。康乃德服紫黃之衣。坐首座內。兩旁坐審判官。老公爵宣言於其女之審判。當依法而行。言已悲酸不能自已。可憐之康乃德。維苦懇其不預於其從妹之審判。無益也。

是時庭中最苦者。莫過於康乃德。而最樂者。莫過於其父克羅強司登男爵。欣喜其來日門庭之無量幸福。蓋老男爵已來白朗提白。混衆貴人中矣。而康乃德不知也。

宣令官既宣佈通告已。而預審隨之。老而生敬之審判長曰。「罪犯前來。」

可憐之公主。起而無面帷立大衆前。審判長繼續言曰。「貴婦乎。汝已爲人在本處告發。且證實汝私產一兒矣。未嫁而育。古法當死。然亦有例外者。是以吾寬惠之攝政公爵康乃德。將宣其威嚴之判決。以忠告汝。汝謹聆之。」

康乃德伸其權符。茲爲不澤。同時對此橫劫罪犯。婦女憐

憫之心。悠然而生。兩目汪汪。欲出淚矣。彼方啓唇而言。審判長突前言曰。非彼處。非彼處。公爵。舍御座而宣告判決。非法所許也。」

康乃德聞言。心忤忤不已。其父亦顫慄有聲。思康乃德猶未爲公爵也。彼豈取濫坐御座耶。康乃德面轉爲蒼白。作凝思狀。舍御座而宣罪。終不可能。是時驚奇之目。已集注其身。苟再作凝思。將動人之嫌疑矣。彼升御座。伸權符。而言曰。犯人乎。吾藉吾儕神威之主白朗提白公爵由兒里威。以行彼委付與之嚴重之責。汝謹聆之。汝若不言明與汝同犯罪者。且不交彼於行政者。汝當死。汝宜乘此機會言明汝兒之父爲何人。則汝猶可救也。」

是時庭中凜然而靜。人人幾能自聞其心跳之聲。公主遲遲轉其身。目光炯炯。恨恨未已。指康乃德而言曰。

「汝其人也。」

康乃德聞之。自知其可怖之罪。無助無望之危急。幾將其心擊死矣。世有何力。以救之耶。如言明其爲婦女。以證明公主反控之非。則其身又坐御座內。而婦女之非公爵者。坐此座當死。至此康乃德與其猙獰之老父。猝然同暈倒於地。

是篇已止於此。著者言其已將此英雄（康乃德）陷入危境。不知致出之由。故即止於此。

（完）



# 服勞社會者唯一補品！

人生精神有限社會事業無窮凡終日操勞者不免消耗精血若不謀身體之滋補日久疲憊悔之不及人造自來血藥性和平甘美適口有滋補血液之功健胃增力之效曾經工部局衛生處試驗給證銷行多年馳名遠近男女老幼四時均宜

價目 大瓶二元 小瓶一元二角

上海五洲大藥房總發行

經售處 各埠分店及各大藥房

請聲明由小說世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STORY WORLD

先生！

試過沙利文的冰淇淋麼？  
吃過沙利文製的麵包麼？  
我們是竭盡能力，以求出品  
的精良的。我們不願賣  
最廉的價錢；却只求貢  
獻最好的出品。

在這炎熱的夏天，你們可來  
一試我們久冷不化的冰淇淋  
蘇打！

上海南京路三十六號

沙利文謹啓



請聲明由小說世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STORY WORLD



## 迷信的心理

伊涼

我對於社會羣衆的迷信心，懷疑了很久，因爲在二十世

紀科學昌明的時代，神道兩個字，仍舊是很安穩存在，豈

非大怪！後來漸漸的明白了。我有許多的親戚朋友，或病

或陷入悲慘的境况。他們的最後一線的希望，便是求神

的「默佑」；病者有這一層希望，便安心的靜養，不致因心

理上的恐懼而不可藥救；那陷入悲慘之境的，也因爲有

這一層寬慰，而不致於自殺及瘋顛。其中對於我關係較

切的，我也從而代他祈禱，還有一種可笑的心理，便是一

惟恐其神之無，」到事後我自己也失笑，我可以幹這無

意識的事。但是迷信的心理便發明了。得了一個公式如

下：

科學有窮時；而神力無窮。

因爲科學是實事，而神則渺茫無際。實事總有一個終點，

而空虛的事，不可捉摸，到最後神力反可濟科學之窮了。

近來做了一篇「神之魔力」小說，預備在說界內發表。正

是描寫這迷信的心理。

但是神也有正當非正當之分，現在的神，還算基督。我希

望從事基督事業的諸君，來利用人們迷信的弱點，來發

揮基督的正義！

# 大前門 香烟



確用上等佛及尼埃  
烟葉製成氣味芳香  
每色十枝每聽五十  
枝攜帶便利各處烟  
紙店均有出售

英商駐  
華英美烟公司總理

有限公司



## 環禱

沈禹鐘

秋夜的月光。似乎經過揩拭的一般。照得格外明亮。老牧師吃過了晚飯。見時候還早。對了那庭外雪亮的月光。忽然動了雅興。便信步踱到禮堂上來。打量弄一面風琴。消遣他的寂寞。這當兒。禮堂中並不張着燈兒。他趁着從玻璃窗上照進來的月色。慢慢地走到聖像旁邊。預備去開那風琴。那知在那聖像之下。堆着黑黢黢的一個人影。老牧師閱世非常深了。所歷怪異之事。也不止一次。他不懂。不忙的將一雙老眼擦了幾擦。仔細將那黑影端詳了一下。原來是一個人。伏在那裏。老牧師見了。便把他弄琴的雅興攔住了。隨即走近一步去動問道。喂。朋友。你伏在這

兒做什麼的。莫非沒有投宿之處。要在此權宿一宵麼。老牧師連問了幾聲。那人終沒回答。老牧師覺得有些奇怪。便大着膽子。走上去握住那人的手臂。很和藹的說道。我方才問你的話。你可聽見麼。爲什麼瞞着不說話兒呢。教主原是慈悲得很的。你依着他。他總盡力保護你的。你別恐懼便了。但是今天又不是禮拜的日期。現在天色又黑了。你到這裏來做甚的。總得說明一個來歷才是。那人聽了老牧師的話。方才站了起來。老牧師將他上下打量一周。見他像個上流中人。年紀約摸在四十左右。那人見老牧師十分誠懇。便深深行了一個禮。但仍只不說話。老牧

師疾忙還禮。以爲聽他回話的機會到了。那知等了一回。那人仍舊沒有說出話來。老牧師詫怪極了。不免繼續問他道。你究竟是個何等。到此爲了什麼事。快快說給我聽。別這樣裝着啞謎了。那人才微微的把頭點了一下。低聲說道。老先生。別心急着。我到這裏來。是要求天父容留我的。我伏在他的下面。精神上覺得安慰極了。天父的愛憐人們。原是沒有分別的。不過我覺得我的罪惡大極了。老牧師聽了顫着聲音道。聽你的話。難道你殺過人麼。那人搖頭道。殺人麼。殺人麼。哼。人倒並沒殺過。即使真的殺了人。這種罪惡。倒也不算得極地。像我說的罪惡。人家却從沒有聽得過呢。老牧師道。既然沒有殺過人。無論如何。至多做強盜搶劫人家東西罷了。但像你這種人。瞧起來却並不是像做強盜的。那人道。不是的。強盜的行爲。雖然違背法律些。但也都爲了環境的逼迫。挨不了凍餓。萬不得已去趕那勾當的。論起他真正的人格來。却沒有弄糟。不過他的面目。蒙着一重罪惡罷了。老牧師點頭道。

這個自然說罷。露着些兒微笑。那月光照在他胸前的白鬚上。格外見得他年高有德的狀貌。一回兒。兩下都不說話了。老牧師因爲先前聽得那人說。負着極大的罪惡。當下發出兩種猜想。却都沒有猜中。他心上已經安慰了許多。因爲老牧師的感想。以爲世界上最無入道的事情。除了殺人和作盜以外。再沒有更甚的了。現在那人雖說自己做了極大的罪惡。但殺人和作盜兩者之中。他一件也沒有犯着。那麼即使有罪。決不會再甚於那兩件了。况且瞧他這個人。也並不像做重犯的模樣。老牧師此時覺得世界上已經少了一個惡人。似乎肩上卸去了一件重大的責任。他的心中不住默默地喚着上帝。那人見老牧師頓了一晌。沒有根究下去。他因此便低着頭。也一言不發。寂寞的禮拜堂上。只照着月亮。一些聲響也沒有。聖像在月亮下。露出很慈祥的目光來。望着老牧師和那人。似乎已經明白那人的心事。

老牧師以爲那人既然並不犯着極大的罪惡。心上自然安了。因此便不急催他說話。但也並非想中止那人的剖訴。那知他嘿了多時。依舊不說話兒。就不免焦躁起來。繼續動問道。照你說來。那殺人和行劫兩樁大罪。你都沒犯過。那麼有話快說。別支吾着了。那人把身子彎了彎說道。多蒙你老先生這樣的關心。現在我既到了這裏。老先生又是個慈祥愷惻的人。我亦不必隱瞞了。我本是個中產的人。衣食很能夠自給。從沒受着那金錢勢力的壓迫。在這普通社會裏。也可算得一個幸福的人了。那知道我心中總覺得不滿足。便輕輕地把這潔白的身子。墮入那資本社會裏去。仗着自己有些資產。和那班牛鬼蛇神的企業家。天天混着。東也想賺錢。西也想攪利。於是創辦什麼公司咧。工廠咧。面子上仗着提倡實業的好名詞誑人。暗底裏總是脫不了些欺詐的手段。到後來。還是自己欺詐自己。非但賺不到錢。并且連家中所有的產業。一概都失去了。到了那時。便不免要恐慌起來。因爲人生重要的

需要。便是衣食住三者。現在弄得家業蕩然。自己又沒有自立的能力。而已經失去的產業。又不能教他回來。要是不想法子去維持我的生活。那就不堪設想了。那人說到這裏。老牧師接着道。人生的生活。原是不單靠着金錢這件事的。不過世俗的眼光。看得不明瞭。大家以爲金錢是世界上。最神聖的。那知道生活這件事。憑藉的地方。也很多。金錢是不過一種有表示的東西罷了。我們若依歷史的眼光觀察起來。那金錢這個東西。原是從人類生活裏不道德的軌道上產生出來的。咳。人們的生活之路。正多着咧。信仰上帝才是真正的正道。旁的都是支路。并且還有許多是魔道呢。

老牧師說了這一番見道之言。那一句一句的聲浪從月光裏傳送到聖像的耳邊。聖像的目光中。似乎很表示贊美的樣子。老牧師說罷。隨又催促那人講下去。那人便繼續說道。我當時既已到了破產的地位。想到以後的生活。自然要驚慌起來。我的良心到了這時。便不知不覺被那

環境的恐懼。驅遣到罪惡的路上去了。我在無聊的當兒。時常玩起賭博來。因為賭博這件事。一來可以消遣無聊的光陰。二來又可圖利。世界上的人。游手好閒的。本來是極少的。不過因為資本的社會上要擯棄他。弄得一些事兒不能做。便不得不在消極的處所去找些事兒。并且社會的趨向。無非崇拜金錢的。那賭博雖然是一樁不道德的事。然而那社會崇拜的要素。一樣可以弄得到的。老牧師聽了。撚着他的白鬚道。講起那賭博來。原不過是違背警律罷了。這無非是行爲上的不端。倒也並不可說是極大的罪惡。世界上在資本制度中營競的人。沒有一個不是用着賭博式的方法。去弄錢的。那些高堂大廈。和累萬盈千的財產。都是賭博來的。那真正的賭博。倒還比較坦白得多咧。

那人細味老牧師的話。句句都是替他解釋的心中兀自感謝。便又接續說道。老先生的話。委實很有道理。我聽了自然十分開豁的。不過我的罪惡。並不是賭博。現在還在

起點咧。老牧師側着耳朵道。起點麼。那麼怎樣纔是終了呢。那人道。我在賭博場中。混了多時。倒也十分順利。起初出入還小。後來竟一擲千金的賭起來。自己打量賭博這件事。橫豎是已經不正當的了。現在既然要圖利。索性再弄些伎倆。使旁的人一個個都作了我釣上金鰲。豈不比較迅捷些麼。我的主意既定。便勾結了幾個老於此事的徒黨。實行我的計畫。果然那些不識趣的人。大家拚着命來孤注。從此便日進千金。毫不費力。後來總共計算起來。弄到的委實不少。這當兒我時常聽得某人家的田產賣給人家了。某人家的住宅。換了新主了。某人家開設的店舖。忽然倒閉了。像這樣的消息。相繼不絕的到我耳朵裏。我聽了。心中覺得有些難受。因為這些蕩家敗業的人。一個個都和我整天在賭場上相見過的。他們昌盛的家業。都變作我囊中之物了。我的良心上。自然發生出一種不安的現象來。須知我播弄那不道德的勾當。究竟不爲良心所容的。論到我的良心。和平常人原無兩樣的。不過因

爲我自己受了金錢的迷惑。所以做下這種行爲。但是我一見到金錢的顏色。一切良心上的不安。也便非常安慰了。因此可知人生的罪惡。大都產生於金錢的。而金錢又具有慰藉罪惡的神力。像我這個人。厚擁着人家敗家蕩產下來的金錢。良心上縱然責備到極點。而一面却又安慰到極點。那人說到這裏。兩眼向老牧師望了一望。似乎預備老牧師呵責的一般。那老牧師却一言不發。只是撫着他的白鬚。靜待說下去。

……後來——從賭博得財以後。自己打量。若是長此賭下去。究竟不是個長策。一來這是違警的行爲。二來被人家窺破了。更不是頑的。默計現在博進的錢。也很可過活。我從此便絕跡不上賭場。即使有時那些賭伴邀我去。我也一概謝絕。一面在社會上就裝作極中正的樣子來。言論之間。總不離急公好義的語調。使人家十分動聽。一面便將博進的錢。分頭出借盤剝三分四分利息。那些貧苦之人。都來入網。一到了期。便收得清清楚楚。絲毫無爽。

若遇還不出的。便將抵押的東西收沒下來。作爲我有。因此我的家業。便一天一天的興旺起來。比從前沒有破產的當兒。還要勝上好幾倍。居然又開設幾所店舖出來。營業也很發達。因此社會上信仰我的人。委實不在少數。我的聲望。便一天一天的擴大起來。我有時想着我從前的行爲。禁不住要笑出來。笑那社會上的人。都是瞎着眼睛。像我這種人。幹那喪失人格的勾當。還有什麼可以輕重。可惜他們但見我所擁金錢的鉅厚。却不見我所做罪惡的重大。可見世界上的人。生成兩隻眼睛。是只看金錢的。不能再瞧旁的了。我在那時。既然有了資本家的地位。自然一切都能操縱。勢力也逐漸擴張起來。地方上什麼事。大家都要來問到我一聲。這當兒。我也自問是一個社會的重要份子。人生的地位。是憑藉金錢抬高來的。有錢的人。無形中彷彿築着黃金的高台。自己立在台上。下瞰那些人。們。都站在平地上。腳底下一些沒有墊着的東西。大家望着他生羨。我也是在黃金築成的高台上站着的一

個人。你想我的地位。豈不是比較平常的人。要高出多麼。老牧師聽他稱贊自己的地位。便冷冷的插口道。那自然了。你的地位。簡直可稱是黃金地位。你的罪惡。都被燦爛的金光遮掩下來了。但是……

老牧師話還未斷。那人疾忙接着道。人生的罪惡。什麼都不能遮障得住的。黃金之光。適足將罪惡映射出來。不過因為那光力太強了。所以人家見了。咽住了氣。一時不能說得出話。眼中却早明白了。老牧師點了點頭道。覺悟的信徒。上帝已聽得你的話了。那人道。可惜覺悟得太遲了。要是在這當兒悟澈了。那麼以下的罪惡。便可以不再做下去。要知道下文正多着咧。我在社會上所占的地位。覺得很滿意。回想到從前的失敗。委實因為自己沒有辦事的經驗。中間仗着賭博恢復家業。論理起來。似乎不大正當。但也不過是一種過渡的方略。人生在世。若不仗着欺詐的手段去弄錢。又那裏能够成功呢。世上理財學的原理。委實是這麼的。我當時作如此想。想得真曲諒。真圓轉。

行惡的人。總有一種迴護自己的思想。用掩耳盜鈴的方去安慰他的良心。我當時也是這樣。

這個人攻訐他自己已經到了極點了。他說話的時間也太長久了。所以露出微喘的樣兒。老牧師微微領首着。一言也不發。那人一頭望着老牧師。一頭接續說道。我既然在社會上有了些聲勢。便有人將那公益的事兒。推舉我辦理。我便居之不辭。表面雖然掛着服務社會的名義。暗中倒也十分有利。大人先生們的做事。原是有白幹的啊。自從前年辦了災賑以後。我又開出一個利藪來了。因為募集的那些捐款。數目極大。不要說在原數上加以剋扣了。便是將那款項存放而論。那麼應起的利息。只消緩解幾個月。這筆帳。已經很可觀的了。我一方面既然走着賺錢的路。一方面又在商業上操奇計贏。加以暗中盤剝。得異常認真。有這幾路進款。我的家業。也可不言而喻了。但是我則利慾薰心。有加無已。一天到晚。只是跟着錢神奮力的趕上去。不問那所走的路。走得走不得。只要有利

可圖。那就沒有退縮之理的了。後來我看見杭州上海各處盛行彩票。默計辦理的人。一定可以大大的賺錢。我見了心中兀自涎羨。當下就向官廳方面接洽妥當。也便辦起彩票來。那彩票的名義。便是指着充作每年路過災民和棲流所的賑款的。宗旨也不可說他不光明正大的了。那彩票發行以後。居然銷行得非常繁暢。我在這彩票一項內。賺到的錢。委實算也算不清楚。古時節有句銅山金穴的話。現在我也很能够當得起這句話了。我的致富的歷史。到此差不多已經講完了。總之我所有的財產。都是拿罪惡去換來的。講到這罪惡兩字。人家衆目睽睽看見的。無論怎樣。總不好算是極頂。只有隱瞞着沒有露給人家知道。這纔是罪高於天。永遠沒有赦宥的日子咧。像我正犯着這隱瞞的罪惡。表面上雖然是個上流人物。實則暗中比盜賊還不如呢。那人說到其間。老牧師聽得清清楚楚。要下最後的斷語。

……還有一樁。那人的話又連貫而下了。我在前個月看

定地點。預備建築一所廠屋。這基址便是借戶抵押沒收下來的產業。我一見這個基址。便想起從前對待那個借戶的一副瘳厲的態度。還深映在我腦膜上。那借戶的屋產。收爲我有。倒也罷了。那知道開工建築那廠屋的當兒。忽然在地下發現了窖金了。這窖金分明是借戶所應得的。但是我那裏肯交還原主呢。後來這個消息漏了出去。被那個借戶聽得了。竟發了瘋狂。天天嚷着我的窖金那裏去了。有時還哭着呼他已死的父母。你想悲慘不悲慘。我在這個當兒。見了那個借戶的模樣。就不知不覺動了憐憫之心。暗中將窖金安放在那瘋人的家裏。不消幾時。那借戶果然便不瘋了。我因此想到我有了這許多財產。大都是從瘋人手裏劫取來的。我若不去還給他們。他們也許永遠要瘋着呢。我的詐欺殘忍的心。經了這麼一回推想。便漸漸的悔悟起來。甚至食的時候。怔怔的嚙不下去。睡的時候。開着眼不能入夢。我的精神界的苦痛。比受罪還難過。我正在悔恨煩悶的當兒。不料有一夜。我的銀

庫忽然遭起火災來了。庫中的金銀財物，被人劫得一空。因此愈見得非義之財。理難久有。我的悔過之心，彷彿經那焚庫的火光，照得格外明顯了。我若長此抱着負罪的心理，不久恐怕便要害着大大的精神病。那麼生命上的不幸，又要臨頭了。論理犯罪的人，原是死也不足惜的。不過生命的使者，却很公正的。人們有了罪惡，若是到了死期，終於沒有懺除，他也決不會撫慰那有罪的靈魂的。所以我特地到聖像的面前來，宣佈我的罪狀，懇求上帝超拔我，赦免我，超拔，赦免。這都是上帝的仁慈，但我罪大惡極，也許是終於夢想的。上帝倘要呵責我，便呵責罷。……我自己知道我生平的罪惡，是一種總集的殺人和作盜的行爲，殺了一個人，而且要抵命，作了一次盜，而且要處決，像我的罪，何啻百十倍，決不能赦得過的。我因此立願周歷全國各處所有的禮拜堂，在聖像面前，一一作

同樣的默訴和禱告，懇求上帝超拔我，赦免我，超拔，赦免。這都是上帝的仁慈，但我罪大惡極，也許是夢想的。上帝倘要呵責我，便呵責我也罷。……」

我到這裏，已經是第九處了。

那人斷斷續續的說到此處，已經說完了。老牧師不住的將兩眼向那人打量着，慢慢的歎了口氣道：「你的行事，我都明白了。上帝降世，本來是收撫惡人的，你別恐懼，努力向你悔過之路趕上去，一定會得邀上帝的垂憐的。咳，世界上金錢最後的結果，原是逃不出罪惡的魔，金錢的代價，也不過是多造些罪惡罷了。你悔悟得還早咧。阿們。」

老牧師說罷，那人低着頭不聲。禮拜堂裏月光正照得滿地，似乎超出於黃金世界的界域。聖像在月光下，很靜穆的入定着。

(完)

1 9 2 3 年 新 到



# 橡 皮 底 鞋

男女黑白 大小俱備 輕便耐久 到處適用

◀印 有 價 單 承 索 即 寄▶

Made by La Crosse Rubber Mills co.

中 國 獨 家 經 理

## 上 海 商 務 印 書 館

本館另有下列各品發售 品質精良 定價公平

中 西 文 具	繪 圖 用 器	活 動 鉛 筆	自 來 水 筆	泗 水 衣 帽	網 球 拍	運 動 用 品	照 相 器 具
------------------	------------------	------------------	------------------	------------------	-------------	------------------	------------------

SALES OFFICE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C 453 Honan Road, Shanghai

社會教育之利器  
活動影片

活動影片在社會教育上佔極重要之地位已為近世教育家所公認

本館特聘專門技師精製活動影片凡所取材無一不有益人心有裨風俗即滑稽劇片亦必含勸善深意於提倡藝術之中仍不失輔助教育之旨

各片材料均係本國事實本國習俗觀者絕無隔膜之患且用本國淺近文字說明婦孺易曉

現已製就多種概分 教育體育時事

風景新劇古劇六大類

凡學校 家庭 劇場 團體宴會 公眾講演 均可適用印有詳細價目單詳列租借價目承索即寄

附告

本館另備新式攝影機及大小影戲機 各界如欲攝製影片或映演影戲本館 均可代攝代演

商務印書館謹啟



## 歧路上的華

(續前)

錢起八

八二

我懼怕鐘聲，呢詛鐘聲，

牠絕無顧戀地儘管催着我匆匆地向死路上去。

八三

楊柳披着綠的舞衣招展。

牠去年冬裏枯衰得像死一樣的，

今年又欣欣地榮生了。

但是，上帝，

我的枯衰得像死一樣的心又何以不會欣欣地榮生

呢！

八四

小說世界 歧路上的華

長久被夏日酷熱的太陽蒸曬的樹葉，

渴望着涼的秋風來披拂；——那知道

她涼透的時候，就是牠從樹上吹落的時候。

八五

雞聲是照例地高叫着幾次了，

誰是爲你的叫聲的催促而起身的。

八六

我希望伊不再愛我罷！

八七

造物之神造了一個人，

他立刻交付給命運之神的手裏。

八八

這是念佛老太婆的慣技：

在念佛的時候

忽然白着眼珠極卑劣地罵伊的傭人。

八九

一隻破金魚缸裏的金魚仍是游泳自若在水滴不會

漏完之前。

九〇

小孩子啊，不要哭了！

可貴的眼淚留些給將來罷！

小孩子呵，不要哭了！

九一

同樣的鐘聲，

下課鐘聲總比較着上課鐘聲悅耳得多。

九二

杜鵑又催着春光去了！

九三

這就是恐怖之夜，

開眼也是黑暗！

閉眼也是黑暗！

九四

一羣濃粧豔抹的燒香婦女。

伊們是獻媚於神嗎！

九五

秋之夜，草蟲鳴於中庭。

這也算音樂麼，

擾人清夢而已！

九六

甲羨慕着乙有難！

乙亦正在羨慕着甲的無難！

(未完)



## 妖髯縵首記



英國巴文原著

閩縣林紆同譯  
吳縣毛文鍾

### 第三十五章

愛百雷聞阿令比亞以疫死。則大驚。以爲止羅拉毛之言驗也。既而又思。止羅拉毛盡反攏羅時之所爲。一味歸於枯淡。或激天怒。故瘟疫流行。果使天心向止羅拉毛者。何以米爾及教皇。仍兇頑無道。天不之罰。而法皇與止羅拉毛同志。而又慊慊欲死。則天心之向背。果在誰氏。且止羅拉毛。果爲天使。則吾隨之已久。宜生安樂。何以長日仍戚戚無歡。或自隨攏羅。尙能自適。思極心神徬恍。不能自持。此時阿那河畔。傍晚毒霧迷漫。觸之輒病。則思逃至羅馬。往就攏羅。既無疫病之虞。而止羅拉毛之威力。亦不能到。一日克雷多泛。趨愛白雷赴路加。少避疫氣。而已身則仍

留老倫司。其時正在阿令比亞死日。子拉得司。悲不自勝。亦無心於選舉。則市政長一席。遂無人與克雷多泛爭雄。長者。克雷多泛自念。果得此官。則止羅拉毛敗後。尙足續其祖業。且諄囑愛白雷。以爲路加善地。不似此間。易罹疫病而死。愛白雷曰。吾何爲畏死。在義宜助止羅拉毛。爲死者之家襄事。克雷多泛曰。吾不悅爾爲是。女曰。然則爾亦愛我矣。克雷多泛曰。汝終有一日。必知吾心之愛惡。女曰。汝恆言將來。然則爾我。尙未有相愛之端倪。克雷多泛曰。爾我均未中年。卽吾亦未成勳業。想吾志未遂。卽爾之志願。亦未必遂也。愛白雷疑其夫已察其隱衷。卽大慚赧。不得已言曰。汝殊不知我。克雷多泛曰。吾爲爾理行事。明日

即可首途。此間氣候惡。不足留也。女曰。吾既於此間。一無所用。即彼間亦然。不如行也。女語時。自思由路加赴羅馬。私面擺羅。是亦機會。女此時思念擺羅。竟忘其夫之在其側。克雷多泛曰。吾不久爲市政長官矣。女曰。然耶。克雷多泛曰。聞此間人言。大欲恢復擺羅舊政。此語出之安他那。言波西及拉那布尼咸與謀。愛白雷曰。此三人非止羅拉毛黨人耶。克雷多泛曰。自止羅拉毛。與教皇忤。跡同反畔上帝。人人雖面從而心則大忤。而止羅拉毛黨人。已陰通擺羅。仇止羅拉毛。且教皇實爲黨人之後勁。女曰。此等事。汝已了了知之耶。克雷多泛曰。待此輩聚議時。一網盡之。並縛取擺羅。愛白雷曰。擺羅欲更入是間耶。曰。彼陰得教皇之助。以資餌黨人。圖不日起事。女曰。擺羅焉敢入城。然神宇之間。似甚盼擺羅之入。克雷多泛曰。汝深知擺羅。其人萬萬不能冒險。語後目注愛白雷。若有疑駭之狀。女僞不解。言曰。此外尙有何人助其行事。克雷多泛曰。吾所知者。第一爲市政長官白那度。次則密司多美尼。又次則斐

烏拉。女曰。密司多美尼。不已驅逐出城耶。曰。然。現已潛入。伏蟄祕處。唯安他那知之。女怒曰。安他那直一間諜。可殺也。克雷多泛曰。果無安他那爲之偵探。則擺羅必入。止羅拉毛亦必死。然汝意亦不欲仇此髡乎。女曰。前此止羅拉毛。曾作危言。吾甚願其言之驗。方能傾信其爲先知。克雷多泛曰。爾乃疑止羅拉毛耶。女曰。汝意云何。克雷多泛曰。吾信之如初。女曰。果不信此髡者。汝仍篤守前日之信仰耶。克雷多泛曰。吾決不爲安他那之事。女曰。汝所行甚正。無左右袒。可謂穩矣。克雷多泛曰。人苟就舟之中心。又何傾側之有。女曰。居船之中。於心安矣。然不能使是舟之自行。克雷多泛曰。苟遇險巖。吾仍易位。不至固守前迹。語時見鐘點已到。即曰。吾今宜趨公矣。然尙有一事宜告爾者。擺羅已伏於近處。然尙未入城。女曰。汝何爲以此無涉之事告我。克雷多泛曰。吾之欲爾至路加者。別有深意。吾今須入城矣。女知擺羅已在近處。即曰。吾爲老倫司人。不能以危急時。飄然舍此而去。克雷多泛曰。汝不患疫耶。女曰。

何患。克雷多泛曰。容爾思之。果居山中。吾亦不強爾至於路加。卽微笑搖首而出。女自入內。開軒四盼。凝望白利沙。見克雷多泛。以馬入城而止。

### 第三十六章

止羅拉毛。既爲教皇下令。驅之出教。而止羅拉毛。仍不之懼。以爲教皇行事。不足爲上帝之代表。然所省省不安者。似知天心之已去。不能助已以成功。且軀命亦日疲。頭暈足懶。跬步不復能行。當擒取謀逆之時。而止羅拉毛亦心動。又聞法皇大漸。萬萬不能助已。是日疲極。散步於園中。見安追司方自外歸。坐於石橙之上。其旁有巨囊一。蓋乞食於外甫歸者。止羅拉毛。行近其前。言曰。汝化緣於外。胡不分之廟中之衆。安追司曰。吾欲待多美尼歸時。與商大事。以吾近得新聞。欲告之多美尼。語後挈囊且行。止羅拉毛曰。汝試以新聞告我。安追司曰。多美尼將行奇特之事。蓋告和蘭西司一派之人。自炫能衝烈儀而過。止羅拉毛大奇曰。彼安有是能。安追司曰。彼自信上帝能佑之。入火

不焚。故敢作大言。亦宗信吾師之故。須知和蘭西司之一派。力與吾師抗抵。故多美尼以身試驗。示上帝之意所向。止羅拉毛曰。此一派人。爲羅馬人所懲。以仇我者。惜多美尼入其圍中矣。安追司曰。和蘭西司故以語激動多美尼。多美尼不得已許之。蓋彼派欲敗吾師之事。使人心離。吾師可以法力示諸人。明帝心之簡在。語後。以所乞之物入廚次。飯諸同學。少須多美尼歸。意氣自得。止羅拉毛曰。汝所爲何事。而得意至此。多美尼曰。吾意欲塞和蘭西司之口。故以身試驗。曾許彼在國會門外空場中。以奇迹明吾師代表之人。蓋許彼衣禮服。執耶穌象之麵包。越火而過。衣服不熱。止羅拉毛。迴面不視。多美尼曰。如此者。能使敵人信服。吾師尙不之悅耶。止羅拉毛仍不迴顧。仍背面言曰。此事全城之人皆知乎。多美尼曰。似已知之。吾已告之國會中矣。止羅拉毛曰。吾身果在上帝掌握中耶。或爲魔鬼所弄。而汝竟狂愚至此。多美尼曰。吾師怒耶。止羅拉毛不答而入。既入自思。決敗諸多美尼之手。方欲入禮

堂禱許。見一女子。方伏於地。見止羅拉毛。立起近上座之前。去其面簾。則愛白雷也。低語曰。吾有一言。謹白上座。女垂淚言曰。此來請上座。爲我行一至奇之事。止羅拉毛曰。何也。女曰。上座不有全能乎。止羅拉毛曰。爾所云奇事。究爲何事。汝本爲篤信上帝之人。又何奇之尚。女曰。吾非篤信上帝之人。蓋私慾滿懷。近日爲一大厲所憑。所思所行。均不中於禮。請上座爲我力驅此鬼。止羅拉毛曰。汝亦冒充爲善之人矣。吾近來正爲魔鬼所窘。汝今速行。此種罪惡。吾焉能爲爾拔除。女少歛退。微言曰。果耶穌之靈在此。又安忍爲此拒絕之言。止羅拉毛大聲曰。汝自求耶穌。我之道力。萬萬不能援汝。卽下其冠。向祭壇而行。

## 第三十七章

愛白雷意待多美尼越火後。果否有驗。再定其從違上帝之心。此時止羅拉毛之門徒。人人惶恐。防多美尼一死於火。則止羅拉毛之勢力必鉅。至止羅拉毛之仇。則至踴躍。以爲此二人決死于火。則老倫司無事矣。然多美尼則狂

悖如顛癩。且大張告諭。謂能入火不熱。則教皇欲驅逐止羅拉毛。決無効力。蓋上帝之心。佑止羅拉毛也。是日愛白雷。亦往觀多美尼冒險入火。心疑其謬。則問諸其夫。果否有驗。克雷多泛曰。吾心至抑抑無歡。蓋此等死法。實自招之。尚復何言。平日止羅拉毛。撩動百姓好奇之心。非自炫奇以示人。而民心又何能歸仰。至于多美尼。冥頑狂悖。亦非止羅拉毛。所能禁止。想止羅拉毛一身。盡於此日矣。女曰。汝仍不信止羅拉毛也。吾思此次。決以奇服人。克雷多泛笑曰。孺子。彼焉能奇。女曰。果不能奇者。則吾輩可以自由不畏上帝矣。克雷多泛曰。汝尚不自由耶。女曰。初無自由之路。克雷多泛曰。何事足爲爾之自由。女曰。待多美尼敗後。吾自由之期至矣。愛白雷曰。此事之成敗。於爾大有係屬。且爾非止羅拉毛黨人耶。克雷多泛曰。我安有黨。果止羅拉毛一敗。吾仍無恙。然心中甚爲止羅拉毛憂之。蓋此人胸中。實蘊有無窮之願力。果止羅拉毛。不如是炫衆而取信者。則決有成功之一日。女曰。此炫衆之事。無非求

衆人之信彼。而力於善。亦不能謂之爲過。克雷多泛曰。天下安有事事皆惡。人人皆惡。救世之心過濃。而私意卽伏其中。天下果爲慈祥救世之人。亦萬萬無痛恨小人之狀態。止羅拉毛果爲上聖者。何至摧天下之美術。祛天下之寶物。自以爲無慾。女曰。此語果爲止羅拉毛所開。寧非斥爾爲叛道而惑衆。克雷多泛曰。吾不會告汝乎。止羅拉毛量狹而氣盈。往往自以爲是。卽其一生之短夫。婦此時於國會中定一坐觀之。會中所聚薪加油於空場之上。薪疊兩行如小洞。洞中止容一人而過。待多美尼至時。卽行舉火。生人入火。萬無不死之理。是日止羅拉毛黨人。及和西尼西司黨人。攢集如蟻。較當時焚燬書畫古物時爲夥。克雷多泛夫婦入場。兩派黨人已分列於廣場之上。坐候多美尼。多美尼衣紅衣。立於衆中。用以表異。愛白雷指示其夫。克雷多泛曰。吾觀多美尼。直一狂愚之人。自以爲不死。然爾試觀。止羅拉毛之顏色如何。女如言觀之。見止羅拉毛衣白衣。手執耶穌麵包之象。狀如見鬼。顏色灰敗。克雷多泛曰。但觀其面。已震怖欲死。又何能奇。女心亦爲之動。是日天氣奇熱。腦亦微痛。然隱隱已聞雷聲。黑雲如墨。紅日斂耀。久之多美尼尙未趣火所。女曰。何以不前。忽見克雷

多泛。自羣中歸。言所以不前者。和蘭西司黨人。趨多美尼。易衣。刻多美尼已許去其紅氅。然反對之黨人。尙不許挾耶穌之象。犯火城而過。而多美尼不可。彼此堅執。恐今日尙無成議。此時止羅拉毛。跪而禱告。衆咸呼曰。止羅拉毛。汝有奇術。胡不早試。然二派之爭仍未已。而多美尼仍必挾耶穌之象入火。愛白雷見止羅拉毛。尙長跪於地。心奇有此神通。胡不出炫衆。少須有亂民無數。爭擁止羅拉毛跪處。呼曰。汝胡不大展神力。入火不灼。用以示上帝愛爾。護爾之心。此亂民不唯爲和蘭西司黨人。卽止羅拉毛同黨之人。亦大聲呼喚。趣其入火。止羅拉毛起立。以手指人民勿諱。然皆勿聽。罵聲愈烈。國會中人。卽呼衛兵。進衛止羅拉毛。而大雨已如注矣。雨盛人散。罵聲亦止。觀者亦羈車而行。是日薪木及火油。均爲雨溼。衛兵擁止羅拉毛而行。而不逞之徒。於雨中爭擲以泥土。且肆其謾罵。止羅拉毛無言。低首冒雨而行。愛白雷見止羅拉毛被辱如是。卽揚手言曰。世安有聖人。天安有上帝。彰輝旣泯。吾恣行吾意可也。克雷多泛視愛白雷。愛白雷笑曰。汝所見其確。吾則誤於迷信。雨盛涼生。不如歸也。

(未完)

專為介紹普通醫學知識編輯的

# 醫學小叢書

已出五十種每冊定價一角

- |          |    |                |    |
|----------|----|----------------|----|
| 胎產須知     | 一冊 | 寄生蟲病           | 一冊 |
| 育兒法      | 一冊 | 病人看護法          | 一冊 |
| 胎產病防護法   | 一冊 | 外科療法           | 一冊 |
| 小兒病指南    | 一冊 | 遺尿及遺精          | 一冊 |
| 肺病預防及療養法 | 二冊 | 痘及種痘           | 一冊 |
| 微生物      | 一冊 | 藥物要義           | 二冊 |
| 傳染病      | 一冊 | 胃腸病普通療法        | 一冊 |
| 花柳病      | 二冊 | 此外尚有多種在印刷中不日續出 |    |

商務印書館發行



君患可惡之癬疥或疼痛之皮膚乎  
君有疥瘡或手跡及鱗皮乎

此——拉福祿——乃一種最新治療一切皮膚病之聖藥效速而可永不再發只須用以洗皮膚上之患處一切癬疥及痛苦在十分鐘中即消滅無餘

各藥房均有出售

上海廣東路十六號漢彌敦英行經理

東方 321(六)

## 秦漢演義

四冊 八角

歷史小說之膾炙人口者惟東周列國志三國志演義坊間所印廿四史演義等書淺陋太甚欲其貫穿歷朝文字足與東周三國相配者殊未見也是書上承東周之後共十萬言內容豐富記載翔實可為史料之補助可作家庭之消遣實通俗教育書中之大觀也。

商務印書館發行



# 一分鐘也忘不了

無我女士

張老太向着逸塵道：「塵兒，昨天我叫你表嫂告訴你那件事，你究竟怎樣呀？」姨母，我深感你們的厚意，但我——「你不用又是什麼愛情不愛情的向我說，我總由着你的性兒，將來怎麼對我死後的妹妹呢？」姨母恕了我罷！我實在想依了你的意思，無奈我的心——「癡姑娘眼見闊太太不願作，甘心去熬窮嗎？錢家是怎樣的人家，買家是怎樣的人家，你也自己去比較比較，你看朱二小姐，多好個姑娘，不也是戀着個窮小子，現在燒飯洗衣什麼事亦是自己作，那纔是啞子吃黃連，說不出的苦呢！」姨母我想她身體雖是勞苦一點，精神是很快活的。「哦！原來你還羨着她想去嚐嚐苦味，只是我就不能象朱太太似的，聽着女兒造反，况且她是自己的女兒，別

人沒有話說，倘若你去受苦，人不要說我害了你嗎？」這時除了她那低微的涕泣聲，同滴答……滴答……的鐘聲以外，更沒有別的聲音，大約有一刻鐘的光景，老太嘆了一口氣道：「夜深了，我也倦了，秋文陪着姑娘去睡罷！」她聽「去睡」兩個字，直比那囚犯得了意外的恩赦還快活，忙道：「姨母晚安！」但她將走到房門口，老太又提高了聲音道：「睡在牀上你自己也想一想，難道我還害你嗎？」淡白的月光，從林梢裏射到一間很整潔的屋裏，她眉宇間滿布着愁雲，在那踱來踱去，最後她走到窗邊直望着那一輪皓月，漸漸的沈迷了。——

忽見士良從遠遠的拿了一束野薔薇，走過來向她道：「塵妹！你不是最愛這花嗎？今天我們學校旅行，我從

郊外給你採來的。』她就着一嗅，將要用手去接，忽被秋文打渴睡撞在椅子上驚醒，原來是被風送來窗外的花香，那裏有士良呢！

平民小學校長胡若冰正在給小學生們講算學，忽見校役拿了一張名片來說：『有客來訪。』她接着一看，上印着余逸塵三個字。不盡驚喜道：『請到辦事室坐，我立刻就來了。』呀！塵妹，兩年的闊別，真把人想死了。『冰姊，你作夢也想不到，我會跑到這裏來罷！』誰說不是呢！只不過，多一番聚首，又要多一番別離！『你放心罷，我是來替你幫忙的，趕也趕不走了！』你的話我纔信呢！我看你那老姨，有一天生活，你一天不能出來，『逸塵作色道：『冰姊你未免小看我了，抵抗專制家庭的精神，不是我們青年應有的嗎？』冰若同她本是知己朋友，無話不談，所以雖是長遠不見，對於她家庭的內幕，同個人的隱情，却都知道，這時忙道：『難道你已經同你姨母脫離關係了嗎？』她落淚道：『唉！冰——冰姊一言難盡——』

一天黃昏的時候，太陽光反照在溪水上，呈一種黃金色，從遠遠的樹陰裏，走出兩個人影，一個丰神瀟灑的少年，一個姿態高雅的女郎，他們漸漸的走近溪邊，坐在一塊石頭上，四隻眼都望着那無情的流水，大約有五分鐘的光景，纔有一種很低的淡話聲：『良哥！自從前天接到你六十三號的信知道，你考取了留美，喜得兩天沒有好好吃飯。』少年用一種微笑的眼光，向着她道：『你除了喜歡以外，沒有別的感情嗎？』她也微笑着，搖頭道：『沒——沒有』這時少年忽然立起身來，緊握她的手道：『塵妹呀！這五年的時日應當怎樣的耐過？』她的心痛極了；但她不願爲着情愛，誤了他的前途，那屢次探望的熱情表示品，都被她逐回了心田，這時她發出一種頂悲慘的聲音道：『良哥！我想有今天的苦別，纔有將來的歡聚。』少年揩淚道：『話雖如此，無奈——』『良哥！你暫時——』我暫時怎樣？『你暫時不——』你要我暫時不去國是不是？『她急道：『不是！不是！』那麼你要我暫時怎

麼樣？『你暫時不要把我在心上！』『親愛的我——我一分鐘也忘不了你不要再拿利刃來刺我的心了！』

小學生黃明珠向着李玉芬道：『玉芬姊！我告訴你一件新聞，你要聽嗎？』你還有什麼新聞，想又是你們班裏誰作錯了功課受罰了。『別胡說，我們余先生病了兩天了，誰來罰我們呀？』那麼又有什麼新聞你知道了？

『方纔我到余先生房裏去問她的病，走到房門口，我怕她睡着了，從玻璃上往裏一望，見她正拿了一張照像在看，等我一叩門她就藏在枕頭下面了，』這也算得新聞，你真是少見多怪。『你聽我說完呀！偏巧她沒藏好我看露着半張是個男子。』你少糊說，小心——『噹！噹！她們就跑到各人教室門口排班去了。』

在士良去國第三年的冬天，連下了幾天雪，那冬眠的殘山枯木，都受了天然的電鍍，煥然一新，星期的早晨，平民小學的後門呀的一聲開了，走出一個形容憔悴的女郎，她好像不覺得風雪的冷，同路徑的滑，穿出了樹林，坐在那溪邊，她所認定的一塊石頭上，用一根枯枝在雪

上畫。『呀！塵妹！我怕你又要給醫院送錢了。』她擡頭見是若冰，忙起身用腳擦去了雪上的字，迎着若冰一同回校去了。

紐約美術院花園裏，噴水池的旁邊，一個中國少年坐着發怔；他腦筋裏，如同影戲場的白幕一樣，過去的，未來的一幕一幕在那開演，最後他想：『梅魂既有姿色，又富資財，況且她父親是現任的外交總長，同她結婚以後，回國還怕沒有好位置嗎？比較那孤寒鄉氣的逸塵，真是（霄壤之別）』他想到這裏，好像有個很低微的聲音，在他耳旁道：『一分鐘也忘不了！』他又想：『她因我犧牲名譽，犧牲家庭，我應當負她嗎？』這時一陣革履的聲音，只見梅魂穿花拂柳漸漸的來近了，他立刻消失了所有的觀念，連忙迎了幾步道：『你到這時纔來，把人都盼癡了！』

在這年的秋天，美國報紙上登了一張賈士良同夏梅魂結婚的照片。但是中國的醫院裏躺着一個神經病的女子，無端見了誰只哭道：『一分鐘也忘不了！』（完）



▲扇面影印名人書畫  
 ▲扇骨均經名工雕琢  
 本館以多年製扇之經驗力圖改進每年出品  
 精益求精茲將本年所出種數及價目略列於  
 下愛用者尚所早購

摺扇

五彩石印二十七種

一角八分至九角八分

珂羅版印六十二種

四角至二元九角八分

女扇

彩色石印三種

六角一分至九角八分

純扇

彩色石印二種

三角七分及六角九分

寄印 承索 單價 另



## 遺產

周雨青

遺產是甚麼東西。社會上有了這遺產兩字。便造成種種的罪惡。優秀的分子。仗着祖功宗德。食稅衣租。可以高枕無慮。便侈然自足。從好的方面說。錦衣玉食。老死江鄉。左擁婦人。右抱孺子。社會上有着這個人。沒有甚麼關係。少了這個人。也沒有甚麼影響。自生自滅。和草亡木卒何異。然而他本來是一個很有希望的青年。爲着坐擁家資。不求長進。便把他的本能。消磨於無形之中。虛生一世。未免可惜。從不好的方面說。爲着遺產。同胞兄弟。變成異姓仇讎。爲着遺產。管鮑深交。變作凶終隙末。爲着遺產。世家大族。變成皂隸與僮。甚麼女子小人哩。酒色賭博哩。傷風敗俗哩。都和這遺產兩字。有親密的關係。甚至倫常大變。像上海最近發生的凌連生殺娘。張欣生弑父。也是爲着觀

觀這遺產罷了。咳。遺產遺產。天下幾多之罪惡。假汝之名以行。吾國人素崇尚大家庭主義。五世同堂。百忍傳家。算是一樁難得的佳話。自有這大家庭的夢想。父以傳子。子以傳孫。謬種流傳。免不得積聚家私。傳給後人。可永遠受他們的血食。所以遺產越多越好。有了十萬。便想百萬。有了百萬。又想千萬。甚麼義莊哩。祭田哩。公產哩。爲兒孫做了一世的牛馬。臨死的時候。還要替兒孫立一個世世不敗的家業。好像秦始皇想把天下當他的私產。自己叫作始皇。二世三世一直傳至萬世。那裏知道生前華屋。死後山邱。赤條條的來。赤條條的去。何苦爲着這點家產。受盡生前必不可避的煩惱。博那身後不可知的享用。况且錢字古寫作泉。是取其如水流通之意。可見得金錢原是公

器。若人人據爲私有。殖產自封。早已失却泉字的本意。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子孫好的。沒有遺產。也能赤手成家。不好的。便靠着遺產。種下了倚賴的劣根性。字典上惰字。庸字。陋字。放字。種種的不祥名詞。都是跟着遺產造成的。有了遺產。可以不耕而食。不織而衣。便自然而然的懶於做事了。這不是惰字的起原麼。有了遺產。只認得孔方先生。自然而然的與孔二先生疏遠起來。面目可憎。語言無味。生平經濟。只不過求食問田四字。這不是庸字的起原麼。有了遺產。夜郎自大。譬如井底之蛙。遼東之豕。除了面圍團做富家翁之外。歐風美雨。漢祖唐宗。問他甚麼。都是瞠目莫對。這不是陋字的起原麼。有了遺產。不知稼穡的艱難。隨意浪用。任情揮霍。把祖宗血汗換得來的金錢。像泥沙般的用去。這不是放字的起原麼。雖然人性不同。各如其面。未必有着遺產的人。都逃不出上面說的幾個公例。然而大多數的人。總免不了這幾樁習慣。諸君不信。不妨讓在下說出幾個證據來做這篇小說的注脚。

何虛朕在大學畢業的時候。年紀不過二十多歲。照虛朕的意思。很想到外國去留學。學些實用的學問。來改造中國的社會。無奈虛朕的父親。只有虛朕這個兒子。抱孫心切。那裏肯放虛朕出洋。把一切家事一齊交給虛朕。自己算是功成身退。做他的太上皇。天天不過到茶館中去喫喫茶。總會中去賭賭牌。或是戲館中去看看戲。菜館中去請請客。妓館中去打打茶圍。這幾個所在。便算是他終老的菟裘。他經營了一世的商業。掙的家私。倒也不小。不過一盤散沙。沒有一個統系的辦法。收入固然可觀。支出却也不少。一旦遭着意外的變動。情形非常危險。虛朕既然挑了這副重擔。少不得提起全副精神。好好兒幹他一會。鎮日被家事店事。鬧得頭昏腦脹。到了晚上。還要視膳問安。抱提細弱。盡他的天倫之樂。真弄得一點自由都沒有。這樣的過了幾年。虛朕的父親常常稱譽虛朕的能耐。和親友說道。我的遺產總算付託得人了。虛朕聽了遺產二字。好像變了一種激烈的感觸。但是處在這種舊家庭環

境之中。也沒有法兒可以解脫。他做學生的時候。很有高尚的志願。很想爲國宣勞。很想爲學問上開一新紀元。很想。想在社會上做一番事業。到了現在。只不過做了遺產二字的奴隸。一切希望。都犧牲淨盡了。然而在他的親友方面說來。總說虛談是個保家令子。虛談受寵若驚。只不過浩然長歎罷了。

葉桐庭做了三四十年外國銀行的買辦。家產自然積得不少。桐庭沒有死的時候。他幾個兒子。已常常爲着這份遺產。起了鬩牆之爭。桐庭一死。家事滄桑。越發不堪回首。幾個兒子每人請着一位大律師。涉訟公堂。爭執遺產。打了幾回官司。雙方的律師和着承審的委員。都已滿載而歸。可是遺產仍沒有到手。結果反請了一位公正的親戚。代爲保管。誰都沒有分兒。幾個兒子怎肯甘心。自然格外拚命的爭訟。爭來爭去。只不過讓居間的人。收盡了漁翁之利。官司還沒有了局。桐庭的遺產。倒差不多去八九了。

施蘭泉兄弟四人。雖然比不上昔人花萼聯輝。長鸞大被。却也相敬相愛。季舞伯歌。頗得壘篋之樂。蘭泉的父親傳下了四十萬的家私。蘭泉和他的兄弟董泉。茆泉。芷泉。每人各得了十萬。原是很平均的。兄弟四人各娶了夫人。家庭却從此多事了。妯娌之間。不是東風壓了西風。就是西風壓了東風。總說家產分得不勻。做長輩的早有偏心在內。施家本是一個大家庭。用的傭媪女婢。着實不少。大房的婢媪說二房的不好。二房的傭僕又說三房的不好。指桑罵槐。興風作浪。鬧得一天沒有安寧的秩序。蘭泉常常對他兄弟說道。我們本是好好兒的。爲什麼有了這班女子小人。從中作祟。便鬧到這般地步。魯以相忍爲國。我們要互相勉勵。振頓內治纔好呢。蘭泉的幾個兄弟。自然一致贊成。但是連枝刺樹。敵不過枕上官司。不到三天。施家又鬧得沸反盈天了。

黃生穀做了一任湖州府。署理幾回鹽運司。宦海迴翔。一帆風順。趕着急流勇退。告老回鄉。買了一個姬人。清娛侍

老。顧養林泉。大兒子中了一個舉人。報捐兵部郎中。二兒子捐了一個大八任知縣。補了山西平陽縣知縣。三兒子在湖北同知班候補。如夫人又生了幾位公子。從小便替他捐了一官半職。官囊足有一百萬。幾年休養生息。自然蒸蒸日上。生穀謝世的時候。家門何等鼎盛。大兒子守着遺產。不去做官了。二兒子自然看他老兄的榜樣。其餘更不消說。兄弟六個人。倒有了十五枝煙槍。三對夫妻。只有十二枝。大公子和二五兩公子。都有一位如夫人。所以有了十五枝。鴉片頑足了。便學賭博。賭博頑足了。無論什麼新鮮頑意兒。都要試他一試。不到二十年。六個兄弟。死得只剩一位。算是碩果僅存。姓黃的田地房屋。却統統換了別人的姓了。別人說來。總不說是遺產害他們。說他們兄弟是天生的廢物。既然如此。他們沒有得到遺產的時候。爲什麼都是很有作爲的青年呢。遺產不會開口。只好問他們兄弟自己能。

鄒仁甫昆仲三位。仁甫排行在第三。嗣在他叔父的名下。

嗣產倒足足有一百萬。後來仁甫本生的父親死了。分起遺產來。恰恰有了三十萬。每人不是剛巧十萬麼。但是仁甫的兩位老兄。德甫義甫。說仁甫已經嗣出。況且所得的嗣產。超出我們遺產兩三倍。不應再來分我們的餘潤了。好容易由許多親族調處。勉強分了仁甫四萬銀了。還有遺下的大宅子兩所。德甫和義甫各據其一。仁甫却只好向隅了。好在他的嗣父。也有一所宅子。不在乎爭這一枝之寄。那知仁甫自有了這嗣產之後。他本是學界中人。忽然大做起生意來了。運氣不好。不到兩年。一百萬的嗣產。盡付諸東流逝水。連嗣產那所房子。也抵給債權人。弄得棲身之地都沒有。只好向德甫義甫兩位哥哥商量。德甫把臉孔一抹。威風凜凜的說道。兄弟既已分爨。各人靠各人的本領過活。誰也不能管誰。義甫看不過。出來做魯仲連。把自己住的宅子。讓出三間來。給仁甫居住。仁甫遭了這次挫折之後。患難餘生。飽受教訓。從新收合餘燼。經營商業。却與從前大不相同了。十年之中。家業蔚起。特地造

了一所很精緻的住宅。亭臺泉石。花木扶疏。題名息園。以志辛勤一世。纔得有此雪泥鴻影。酒闌燈熄。常常對人說道。若是我一百萬的嗣產。不受打擊。我也不會有今日。孟子說的天之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一節。真是一字一點血。一句一摺痕。青年人應奉爲座右銘。牢記不忘。可是那時義甫早已去世。後嗣不振。仁甫念着昔日推宅之誼。給他姪兒一個很好的位置。德甫遺產用盡。潦倒窮途。常常向仁甫告貸。仁甫也把臉孔一抹。威風凜凜的說道。兄弟既已分爨。各人靠各人的本領過活。誰也不能管誰。德甫聽了。好像啞子吃黃連。有苦說不出。這也可算遺產制中一段小小佳話哩。

沈伯厚忙碌了一世。爲着這遺產問題。着實考慮了一番。自己定好了分書。寫好了遺囑。把產業分得四平八穩。男兒幾份。女兒幾份。自己百年後祭產多少。如夫人的養老費多少。頭頭是道。一絲不漏。還請了一個顧問律師。做了個保證人。定好之後。伯厚掀髯笑道。我總算放心了。仗着

我這份遺產。我不致做若敖之鬼。子孫也不致做泣路王孫。可是經營保守。還總在兒孫自己爭氣。一面便喊了許多兒子媳婦。諄諄把此話囑咐。兒子媳婦自然是諾諾連聲。不到幾時。伯厚便作故人。他本是世代書香。從前人到他家中。只聞得讀書聲。唱歌聲。笑語聲。自從伯厚去世之後。却變了三種聲音。一進他的大門。只聽得男人算盤聲。女人哭泣聲。用人相罵聲。一天也沒有休息的時候。後來忽然耳根清淨了。仔細一問。方知道伯厚的三個兒子。已經各各分居。由大家庭而變爲小家庭了。但是伯厚的木主。却擱在門房之中。灰塵已積得三寸厚了。

郁曼若和宋子同是刎頸之交。曼若富有家資。臨終的時候。喚子同到他榻前。把自己的兒子小曼托孤與子同。一絲半氣的說道。金錢是身外之物。學問是永久不朽的。小曼長成之後。總要仗你教誨提攜。我第一的希望。是要小曼做個讀書人。不要做執袴子弟纔好。說到這兒。就咽氣了。子同爲着曼若的交情。真個不辭勞怨。把曼若的家事。

整頓得有條有理。獨有對於小曼讀書一事。竟無權過問。小曼的母親。總對着子同說道。小曼是有遺產的。讀書做什麼。小曼也對着子同說道。我是有遺產的。一世都吃着不盡。要讀書做什麼。子同苦口婆心。儘管說盡生公之法。巨耐小曼這塊頑石。竟不會點頭。光陰如箭。小曼已娶妻成家。雍容華貴。從表面看起來。不愧一位貴公子。可是識的字實在有限。人到中年。免不了和社會交接。一樹名花。自有蝶使蜂媒。前來引誘。不到幾年。小曼的動產。完全傾蕩淨盡。只靠着變賣不動產過活。子同氣得連小曼家內也不常前往。有一天閒着沒事。心上惦念着小曼。信步到他家內。只見小曼正督着幾個小工。把曼若刻的自己的



詩集。和校刻的幾部叢書。同唐宋名家專集的木板。搗到書坊中去換錢用哩。子同看了。倒抽了一口氣。退避不迭。想着曼若在日的文采風流。不免灑了幾滴老淚。歎道。爲着遺產。斯文掃地盡矣。上面說的七樁事。不敢說可以作多數人的代表。但是顛倒衆生。爲着這遺產兩字。造成離奇變幻的活劇。正不是我這枝秃筆。可以描寫得來的。總而言之。我們要想在社會上立足。沒有旁的方法。只有人貴自立。民生在勤。八個大字。遺產兩字。却和這八個字完全立於相反的地位。所以我敢大膽說句。要想改良社會。必先自廢除遺產制度。對不對。請讀者諸君評斷罷。

# 川 畔

鳴 九

離開了熱鬧的東京，到了冷靜的福島，差不多兩年的歲月了。東京到福島雖然不過八小時火車的距離，但是面山瀨川，却是景趣不同，在他邦作客的人，到處是觸景生感；可是青年人，更要多用一些腦筋；除了學校的功課以外，拿吾所喜歡讀的書來讀，倒覺得比較正課有趣味，這是我的天性，恐怕是不能改的了，思想是人們造成的；但是人們的腦筋和頭顱，可是同一的，只因各人用法的不同；就得到他們的結果；好人惡人他的分別，只從他們的志願，可怕的，危險的，血氣未定的，青年們的前途，可不自勉嗎？閱者諸君；以上的話，是與題無涉，不過作者想到這裏，就隨便寫出來罷了。

一天的傍晚，天氣很熱，晚風不吹，吃了晚飯，一個人沒有事做，煩悶起來，忽然想起飯後散步的事，就隨便穿了和

服，（日本裝）拿了一本雜誌，隨走隨想，不知不覺，已走到一條川的傍邊了。諸君；看吾的書，要曉得這條川，說起這條川來，他也有一大篇歷史在裏面。現在吾的小說，對於這條川，沒有十分關係，所以也不去多說，只說，這條川，叫做阿武隈川，因為有了歷史上的關係。就算了。福島的一個名勝，說他的風景，倒也不錯，兩邊瀨山，山上生滿了蒼松古柏，實有一股秀氣，不分四季，每當夕陽西下，暮鳥歸巢的時候，兩邊的遊人，總是三五成羣，不分男女老幼，都坐在畔草上，尋他們的快樂，真是一片和平氣象，實足令人開展胸襟。當時我到了那邊，走過了一頂浮橋，也就在畔草上坐了下來，看我的書，不久就黑暗起來，不能再看了，就是他們成羣的遊人，也一個一個都接踵回去了。可是我喜歡獨步，所以也不覺得冷靜，一個人，自思自語，今

天我到了這裏來，真是白白地散步了一回，一點事情都沒有幹，到有些可惜。當我說的時候，我已經離開了元來的地方，到了一盞路燈的底下，還是在翻來翻去，看那本雜誌，因為天時雖是黑暗，然而空氣仍是很好，如其回到寓去不能做什麼，不如此多玩了一回罷。兩岸的游人多回去了以後，所剩的，只有我一個人，同終歲勤勞的，可受敬的幾個老漁夫，這時候，他們都在唱他們的漁家樂，印到我的耳朵裏來，十分好聽，就將我在看的雜誌，放下來，慢慢地走到他們傍邊去，請他們的晚安，乘便他們也請了我一個晚安，就問起我在什麼學校念書，我就老實回答了他們，就在旁邊坐下，看他們的釣魚。覺得十分有趣，忽然一個漁夫嘆了一口氣，說道：『人們的階級制度太深了；同是一個人，為什麼原故，我們不及你們的快樂呢？我聽了他的話，心中有點不安起來，我不是時常說，我們處的地位，最下等了；也時常說，人們的階級，太高低了；青年的人，像我們，可不努力打破他嗎？在前是我去比別』

人；而現在是別人來比我，叫我不是要不安嗎？我想到這裏，也禁不住的說起來，說你的話，是不錯，但是我，很羨慕你們的清楚，我方才聽到你們的漁歌，真叫我心中痛快得很，因為他們唱的是：『人們的樂趣，沒有像平民；人生的真快樂，是在精神上；……最後是，到了半夜裏，回去吃我的酒飯。』

可是他們唱得最後兩句，更加高興，我說到這裏，他們說：『貧人窮快樂。回到家裏，真有酒飯吃嗎？恐怕連得開水，都末有一點兒來喝。吾們所以唱這個歌，乃是解我們的氣悶罷了。』他們說到這裏，就要想拿我手中的那本來看，我說：『這本書，你們看了，不但要嘆氣，更要哭了。』他們聽我說出這話來，反引得他們一團驚訝，這本書可是危險的嗎？他們就此縮回了他們的手，呆呆的對我望着，也不去管他們的本業的，鈎同竿了。到這時候，我纔拿我手中的書的書名，隱隱約約給他們看。大約他們只能看見『社會……』罷了。當這個時候，他們似乎很對我表同情，并且

很願意看我這本書，也似乎我手中，拿了一盞光明世界的大燈；在手裏；他們的中間，有一個，忽然輕輕的對我說，給警察看見了，不是玩的快藏好了罷。他們又繼續的說，前幾天的晚上，有一家八口，因為生活難的原故，一家自殺了。又說，在去年的年底，在他們的村莊上，死了兩個壯年的勞働者，因為勞工過度的原故，他們問我可憐嗎？我說真真可憐得很，可這是社會上的罪；社會是我們組織的，直說一句，叫做就是我們的罪；腦筋簡單的漁夫，聽着我的話，帶了個「罪」字，卽顫顫的說，可礙事嗎？要坐監牢嗎？我嘆了一口氣說，這種罪，是無證據的；不受法律的干涉；所以算不到法律上的罪；但是世界上，無形的罪；往往比較有形的，重得多呢！本來很快樂的漁夫，到此地也替我愁起來了，因為做了人，就要頂罪名，豈不是可怕嗎！可怕的世界上的人們，也是可憐的世界上的人們，用甚麼方法去救他們呢！吾聽了他們的話，心中難過得很，奈何

他們還是來七夾八的來問我，在很不用腦經的時候，又聽得他們說，這麼一個月裏面，總是有幾個在這條川裏尋死的；自殺的；這種的事，在他們說，多是親眼看見的，并且說，多是青年的男女。我聽到這裏，覺得社會上的情形，一天一天的不是下去了。漁夫所說的，乃百分之一二罷了。諸君；這單是日本的社會情形嗎？諸君所看見的，是怎麼樣呢！外人的專橫！軍閥的亂暴！政黨的搗亂！青年的墮落！游民的增多……或者更不堪入目呢！可憐世界上的平民；到處受着痛苦；青年男女；累累的墮落下去；我不但替自己憂；也替人們可憐……正在想着，一陣冷風，吹過面來。身上忽然覺得寒冷起來，看手上的表，已經十點半鐘了。知道時候已經不早，就此別了漁夫，匆匆的走回浮橋，想借道回寓，似乎隱約的，聽見幾個漁夫，還在那邊說，做了人，就要頂罪；是豈不可怕嗎？

(完)

# 暑期中之雅人雅事

炎炎長夏，暑氣困人，浮瓜沉李之餘，尚有消暑之樂事否乎？  
曰有。

窗明几淨，潑墨揮毫，是消暑之一法也，本館精印名人碑帖畫冊，可備觀摩。

山間海涯，旅行遊覽，亦消暑之一法也。本館有精印中國名勝及各地風景照片，各地遊覽指南，可備應用。

輕搖畫扇，清風徐來，亦消暑之一法也，本館有各種摺扇統扇，可備選擇。

二三素心，圍棋一局，亦消暑之一法也。本館有各種棋子棋盤，可備玩賞。

▲種類繁多

詳載圖書彙報

函索即寄

商務印書館謹啓



## 西方釋夢錄

(續前)

蔣木春

### 樹林 Forest

夢者無論男女。如夢在樹林中。樹之枝葉繁茂。其兆大佳。主多財及自由。

### 水源 Fountain

夢見清水之源。佳兆也。主有意外之成功及財富。

### 飛舞 Flying

夢中覺己身飛舞空中。乃一優美之夢。主幸運之向上。及地位之增進。作事有成功之望。如有橫逆之來。亦能戰勝之也。

### 飲水 Drink

夢中如就河旁飲水。主將有快活之事。設取水時。狀甚困

難者。則主爲事煩難。

### 墳墓 Grave

夢見新砌未闢之墳墓者。主有近親之喪。而已須履其地送葬云。

### 憔悴 Hagbard

夢見自己面現憔悴之形者。主將有好消息傳來。

### 招呼 Hail

夢中被人招呼。是一大佳夢。如夢者未有伉儷。主將結婚。

### 飲酒 Wine

夢中飲酒。佳夢也。預示財產之增加。身體之康健。與福祿之類臻。

(未完)

上海銀行公會會員



新華儲蓄銀行

本行特勵儲蓄起見辦理各種優利儲蓄存款詳章繁細茲摘舉數例如左

丙種儲蓄

一次存洋三十七元六角八分八厘十一年期滿可得本息洋一百元

戊種儲蓄

一百元以上存款定期五年者可得息一分二厘每半年付息一次

己種儲蓄

每月存洋一元滿二十年可得本息洋七百八十五元九角八分三厘

庚種儲蓄

每月存洋一元一角七分四厘滿十五年可得本息洋五百元

以上粗舉一班數目多寡期間長短各有規定任存戶選擇詳章函索即寄

總行 北京廊房頭條  
分行 天津法租界  
分行 上海天津路

請聲明由小說世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STORY WORLD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美 國

信 箋 信 封

君欲購精美之信箋信封乎？

本館發售中西信箋信封製作精美久承商學各界歡迎茲又特向美國著名紙廠定製信箋信封各數十種大小俱全式樣最新所用紙張均係上品並備有粉紅信封及素信封以供慶弔之需另有紙夾一種為夾信箋信封之用亦係新近出品極為精巧如蒙 惠顧取價從廉藉副盛意



# 野人記

(續前)

(原名 Tarzan of the Apes by E. R. Burroughs) 胡憲生

## 第二十一章 蠻村

卻說那二十餘人奉了艦長之命幫同去尋琴痕，尋了半天，那裏有一些兒蹤影。達拿少佐的意思，琴痕定是給什麼野獸吞噬了，便尋覓也恐無用，只是他心最鬆軟，雖明知無用，見卜德先生那種愁苦，格萊頓那般焦急，便也不肯退回，把手下的人分作幾隊，分頭兜進林子裏。亭午時那二十多人都圍集攏來，個個跑得汗流浹背，胼手胝足的，卻還是琴痕的影子也沒看見。稍停了一會，再往前走。不一刻有一個人發見了一條大象常走的小徑。達拿同卜德先生幾個人商量了一會，決定循着這小徑前行。達拿在前領路，餘下的人一線的跟着走。達拿走得快，一轉瞬已離大隊有百碼遠，正走時，狹路上忽然跳出來好多黑人迎頭攔住。達拿急忙高聲叫喊後面的人快來，一邊趕緊拔手槍自衛，不道槍還沒來得及拔出來，黑人已蜂湧而上，四五個伏侍一個拉進林子裏去。後面的人離得過遠，看不見前面什麼事，聽得喊聲，忙跑前去看，達拿已不知去

向。正是不懂，

林子裏震的

一聲飛出一

枝標槍，把一

個水兵打倒，

跟着一陣箭

雨飛蝗般射

過來。沙邦蒂

原在後面壓

隊，這時也已

跑到。一聲口

令，頭一個衝

進林子裏，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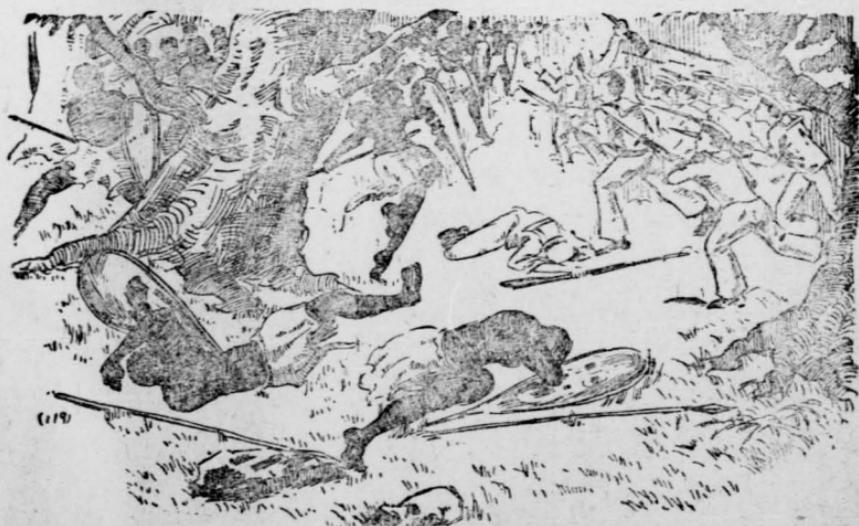
兵也跟着進

去。林中五十

多個黑。見林外人衝進來，都槍的槍，箭的箭，迎上去攔



衛自槍手拔緊趕邊一來快人的面後喊叫聲高忙急拿途



個幾好了倒打去放槍一兵水

擊。水兵一槍放去，打倒了好幾個，黑人仗着人多，一毫不怕，一聲怪叫，齊夥兒蜂湧上來。水兵見已來不及放槍，都挺着槍刺槍柄迎上去亂打。一場肉搏，直打了一刻多鐘，方把黑人打退，唿哨一聲，丟下死的傷的迴身望深林裏跑了。沙邦蒂檢點死傷，見死了四個傷了十幾個，達拿還是不見。那時天已將黑，象徑又尋不到，死傷又多，要回去也無從回去，沒法可想，只有就地紮起營帳，過了一夜到明天再說。當下沙邦蒂便命來傷的幾個人在黑暗地裏



黑人捉得達拿後便還個精壯的押着他先走

割了一個臨時營盤，把傷人扛進去將息。割好後，命幾個人輪流着通夜的荷槍巡哨，一有警信立刻報告，又生了一個火通夜的燒着，以防野獸的侵襲。只是這許多人從沒在這種地方宿過夜，聽着那黑林裏的風聲樹聲蟲聲獸聲，以及傷兵的呻吟喊痛聲，那能睡得着呢。卻說黑人捉得達拿後，便還幾個精壯的押着他先走。還沒到村口，村中已有人瞥見了，一聲喊，滿村裏男男女女，老老小小的黑人都一窩風的跑前來。走近一聽，見捉來

的是白人，更是高興的喊聲震天。列位總還記得那些黑人本是太平平住在康戈國的，因受了白人的蹂躪，沒法抵禦，才合族逃到這裏來，然而拜了白人的這一番厚賜，心中那得忘却，總是時時刻刻的想報那切齒深仇，好容易今天促到了一個，這不是天賜他們報仇的機會嗎。當下便衝前去把達拿的衣服撕得精光，你一拳我一腳，你一根我一槍的孝敬他起來。達拿打得遍體鱗傷，卻咬緊了牙齒一聲兒不響，只是暗暗的祝告，希望他們早些了卻他性命。只是造化弄人，他越是要死，越是不給他死，黑人打了一會，把他橫拖倒曳的拉進去，綁在空地中央的柱子上，女人便四散到屋裏去取大大小小的鍋兒罐兒，準備着喊舞完結便可把他燻成千萬塊，煮好了受用。等了一會，幾十個黑人都已打完了回來。人數一齊，那煮人大典禮就此舉行。達拿昏昏沉沉，如夢中一般，微微張眼一看，只見四周立着不知多少魔鬼般的黑人，身上塗着五花八門的顏色，一口黃牙磨得箭鏃一般，黃裏間白

白裏間紅的小眼睛，賊溜溜的上下亂轉。心裏暗想難道我是在夢中嗎，世界上那有這種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畜生不像畜生的東西。那時大典已開，一個黑人對正他腿上一隄的一槍，達拿只覺得熱刺刺的一股血直淌到腳邊，接着臂上腿上連連又是幾槍。達拿知今生已是無望，便咬牙閉目，禱天快些把他送終。

達拿的生死存亡，一時且不必管他，等我回轉來敘太山的事。原來太山在林邊遠遠的聽得槍聲，猜是那幾個人遇了急難，便一面催琴痕快快回去，一面旋轉身望林子裏就跑。他那機警的靈性，早知他們必是遇了黑人，便心底裏盤算道，那已逃性命的本不必我幫忙，那已死的幫忙也沒用，我能救的只有那逃不掉死不了的人，而這些人只有到黑山村裏那些柱子上尋去。因黑人捉了俘虜，總是把他帶回去綁起來先舞後屠的。太山一年來所見綁在柱上的都是黑種人，他們自相屠戮，與他無干，所以並不管他，今天卻是不同，屠的是白人，是他的同種，非得

管一下不可。想罷，便上了樹向邦格村裏飛走，半途中見幾百碼外火光螢螢，他原不知另外還有些法國人在那裏割營，只道是屋裏的人在林子裏造了火沒有來得及熄滅，便也不管他，只是望村裏飛跑。不上幾分鐘，已到了村外樹上。望下一看，見柱上果然綁着一人，那黑人還在那裏跳個不休。心下不由得疑惑道，聽這光景那些黑人明明還沒有殺死他。照例大屠之前先得割下一個耳朵，如今耳朵尚在，明明還沒死，但他閉着眼睛一聲兒不響，



你個跳裏那在還人黑那人一着綁然果上柱見看下一望

又像是已死了似的。不要管他，且先把他們驚散了再說，便長嘯一聲，從樹梢上的溜溜用一個繩圈下去。黑人正是跳得起勁，不防半空裏霹靂般一聲，嚇得他們兩隻腳生了根似的，一動也不敢動。達拿聽得嘯聲，張眼一瞧，見面前一個黑人兩隻手在空中亂舞，身子連滾帶跌的直向後退，像背後有什麼東西拉着似的。傍立的黑人看了莫明其妙，也不敢去拉他。不一會，那黑人已到了樹底下，蕩悠悠直飛上去。合村人本已嚇得手足無措，那裏再經

得這黑夜飛昇，只聽得一聲怪叫，合村的黑人都鳥獸般望林子裏亂跑，轉眼間靜悄悄的只剩了達拿一人。達拿雖一身都是膽，黑夜中驀地聽得一聲怪嘯，也嚇得毛髮俱豎，後見那黑人悠悠的直飛上去，不由得一股冷氣直衝到腦門裏。既而一想，事到如今，左右是個一死，任你什麼妖魔野獸來，至多不過把我吃了去，比死在黑人手裏還要好些。便索性橫着心定睛細看，見方纔上去的黑人



了割條條一索繩的上身已自把刀抽發不言一

朴撻一聲，又一個倒栽蔥跌下樹來不動了，隨後一個赤條條的大漢跳下樹向自己走來。達拿不知道他要怎樣，橫是預備死的，便張着眼等他，只見那大漢走近身來，面上也微露驚奇之色，一言不發，抽刀把自己身上的繩索一條條割了。達拿失血過多，繩子一斷，便昏了過去，迷惘中只聽得耳畔呼呼風響，以後便人事不知了。

(未完)



登場人物

馬士安

馬妻 士安之妻

馬秀英 士安之贅女

阿翠 馬婢

史片仁 媒人

王山

王啞吧 王山之子

王妻 王山之妻

僕阿大

禮堂吹手等人

巧配

第一幕

佈景 馬氏客室

馬妻年約五十左右。坐在椅上。自言自語。

(妻)老頭子今天又不知到那裏去瞎混。到此刻還不見回來。真是可惡。

士安自外面回來。坐在對面椅上。顯出困倦之狀。

(妻)你今天到那裏去的呢。怎麼現在纔回來。

(馬)咳今天巧呢。我早上出去的時候。正走到東街上就遇見吳二魁。他硬行拉我去看牌。我被他扯得沒法。只好去了。可是今天財運到還不壞。八圈打了之後。贏了兩三塊錢。我怕他們還要再接續下去。就借稱大便。逃

林從周

之天天。你看我的計策好不好。哈……哈……

(妻)還虧你說嘴。你這麼大的年紀。好像小孩子一樣。一天到晚總是在外面鬼混。家裏的事一點也不問。女兒今年已經是二十二歲了。至今還沒有婆家。古人說。男大當婚。女大當嫁。你難不成沒有聽說過麼。

(馬)你們婦人家曉得什麼東西。一家養女百家求。女兒麼要人家來求呢。你不能隨便到街上去找一個人來。將女兒嫁給他啦。

馬妻聽見這話。顯出不悅之色。

(妻)你真是一個老糊塗東西。你那裏不知道你的女兒是個瞎子麼。要是依你那樣說法。女兒就是長到頭髮白也嫁不了人。

(馬)這個也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事。女兒不過眼睛有點毛病。其餘都還好。恰巧我今天又替他買了一付羅克式的墨鏡。要是給他帶上。那個看得出他是一個瞎子呢。

(妻)眼鏡在那裏呢。

馬從衣袋中取出交伊。

(馬)在這裏。

妻喚小婢。

(妻)阿翠啊。快把小姐請出。

婢攙秀貞出。

(貞)媽媽喚我做什麼。

(妻)你的父親替你買了一付墨鏡。你現在帶帶看。

將眼鏡交婢。令伊爲之配帶。

(貞)媽啊。我的眼睛又看不見。何必帶眼鏡呢。

(馬)你那裏知道。現在帶眼鏡的人多得很呢。無論男女。凡眼睛上有點毛病的。都帶上一付墨鏡。一則可以遮遮醜。二則還可以出風頭。況且你……

史片仁忽然自外而入。

(史)馬大哥久違了。

(馬)久違久違。請坐。

(史)不客氣。不客氣。

(妻)史大伯今天到小舍有什麼貴幹的呢。

(史)特來道喜。

(馬)奇啊。我家有什麼喜呢。難不成我們這大年紀還要

見子麼。哈……哈……哈……

(史)不是。不是。我是特地為令媛作伐而來。

婢扶秀貞入內。

(妻)為小女的親事麼。

(史)正是。這是南街王家託我來的。這一家又有錢。又有

勢。他家少爺真是才如子建。貌比潘安。終日在家看書。

不多言不多語的。你看這門親好不好。

(馬)好極了。家貲到不十分要緊。第一是小孩子。我頂喜

歡這種循規蹈矩的孩子。我看見那一般趾高氣昂動

不動就信口瞎說的學生。我頭就痛了。

(史)對啊。我也是這樣的脾氣。

(妻)那麼這事就拜托你罷。等到事成之後。我們再重重

的謝你。

(史)這是我應當効勞的。酬謝一層。我斷不敢當。我今天

還有點小事。暫且告辭。至於喜期以及聘禮。我改日再

過來接洽。總之事不宜遲。還要請府上趕快預備。

(馬)至當。至當。

(史)我們再會罷。

(馬)再會。再會。

第二幕

閉幕

佈景 王氏客堂

王氏夫妻在家談話。

(妻)兒子今年已經二十三歲了。雖然是個啞吧。但是我

們祇有一個兒子。所以也要替他娶一房媳婦。為傳宗

接後計呢。

(王)是啊。但是那家肯把女兒嫁給啞子呢。……

啞子忽自外而入。愁容滿面。以手向父母作勢。

(王)你今天為什麼又這樣垂頭喪氣。莫非是先生又打

了你麼。

啞子搖首。仍以手作勢。

(妻)你要錢麼。

啞子復搖首。又以手作勢。且呈憤激之狀。

(王)哼。我不曉得他究竟是什麼意思。真是家門不幸。纔

出這種報應呢。……

(妻)你這又發的什麼氣。你不懂你喚阿大來問問看。他

常時同阿大在一起。或者他可以明白他的意思。

王喚阿大。

(王)阿大。

(阿)(默氣可掬)喳。老爺有什麼吩咐。

王以手指啞吧。

(王)你可懂少爺的意思。

阿以目視啞吧。啞吧復以手作勢。

(阿)老爺這一個意思。咳。

(王)是個什麼意思呢。

(阿)是一個外國意思。

(王)胡說。什麼外國意思。

(阿)少爺想「達不牛」。

(妻)大牯牛啊。他要牛做什麼。

(阿)哈：哈不是：不是。達不牛」是一個外國字。就是

「握壹夫」翻成中國話就是少爺想太太。

王向前打阿大一下耳光。

(王)胡說亂道……

(阿)求：求：求老爺原諒。小人說錯了。少爺是想少奶。

奶。

(王)哦。原來是這個意思。好。你到前面有事去罷。

(阿)喳。

阿退。

(妻)哼。我真不知道我前世作了什麼孽。纔養出這……

阿大去而復入。

(阿)史先生有事要見老爺。

(王)請他進來罷。

(阿)是啊。

阿退。史由外面進來。

(史)王大哥久違了。

(王)久違。久違。

(史)我今天到府非爲別事。實在是爲令郎作伐而來。

(王)小兒親事麼。是那一家的小姐呢。

(史)是西街上馬家託我來的。馬家這位小姐。年方二八。才貌雙全。並且還在女學堂裏讀過幾年書。

(妻)那麼是一個女學生了。

(史)是啊。

(妻)哎呀。算了罷。請你免開尊口。你別要來害我罷。

(史)爲什麼呢。現在人家娶媳婦。總要女學生。你反拒絕。是什麼道理呢。

(妻)我早已看透了。我老實對你說罷。去年我有一個姪子。娶了一位女學生。他只會穿。只會喫。家裏什麼事總

是叫他公婆去辦。好像是應派的。他自己呢。今天不是

赴什麼跳舞會。明天就是赴什麼音樂會。到回來的時候。稍有點不大如意。就要發他的文明脾氣。拍桌打椅。鬧得不亦樂乎。你看他的公婆難做不難做。

(史)咳。你不能一概而論。像我說的這位小姐。卻不是這樣。他一天到晚總是在家幫他母親做事。並且非常的貞靜。眼睛是從來不邪視的。

(王)史大哥。他們婦人家不知道什麼東西。不必同他多說。你有什麼話。對我談就是了。

(王過來向妻耳語。妻退。)

(史)你老哥意思是怎樣。

(王)既承你老兄這樣盛意。豈有不答應之理呢。

(史)不敢。不敢。但是既蒙金諾。這事並不宜遲。因爲馬先生不久就要出門。我看頂好就是本月初六罷。

時阿大在側。以手向啞吧作勢。啞吧會意。面現笑容。連忙過來向史行禮。倒茶。拿煙。

(史)不敢……不敢……令郎真正可造。

(王)過譽……過譽。至於喜期一層。就照老兄尊意行罷。

(史)現在時候已經不早。兄弟暫且告別。初六日再來道喜。

(王)不敢當。

(史)再會。

(王)再會。

王妻自後面出來。

(妻)親事你答應了他麼。

(王)有這好機會再不答應。不是有點討厭。現在喜期已經定於本月初六。家裏還要趕快預備。

妻沉思片刻。

(妻)哦。我想起一件事來了。萬一娶親那天。兒子不能講話。是要被人家覺察出來怎麼辦呢。

(王)哎呀。這到是個難題呢。

(阿)我到有個辦法。不知道能行不能行。

(妻)你說說看。如果好。我必重重的賞你。

(阿)謝謝太太。我的辦法就是做那雙簧的頑意兒。我躲在少爺後面講話。少爺在前面做動作。那時就如同少爺親自講話一樣。

(王)你試給我看罷。

(阿)是。

阿大走至啞吧面前。以手向之作勢。啞吧也向之作勢。然後阿大躲在他後面說話。啞吧在前面動作。

(啞)我今天真正快樂。因為我快要娶「達不牛」了。但是我心裏總覺得不大滿意。爲什麼呢。近幾年來。科學家發明了許多東西。真是奇妙。甕子滴上藥水。就可以聽見。近視眼帶上眼鏡。不但可以看見。人家還說他漂亮。難不成就沒有法子使啞子能講話麼。這些科學家。真是羅菠。真是飯桶。真是羅菠。真是飯桶……羅菠……羅菠……飯桶……飯桶……

(王氏夫妻)哈……哈……哈好極了……但是到娶親那天要

想些好話講講。

(阿)是。閉幕

### 第三幕

佈景 王宅喜堂

王氏夫婦及啞吧站在禮堂左邊。阿大藏啞吧之後。馬氏夫婦及馬秀英馬婢站在禮堂旁邊。史片仁站在正中。樂師吹手等人奏樂。幕開。史開口說話。

(史)止樂。

樂止。

(史)新郎新婦向家長行三鞠躬禮。新郎新婦相對行一鞠躬禮。

稍停一刻。

(史)現在請新郎演說。

時阿大在啞子後面說話。啞以手動作。

(啞)我向來不會演說。也沒有演說過。所以也沒有得多少說。不過以後凡事有說不到。做不到的地方。還要望岳

父岳母原諒。

(馬氏夫妻)(同聲答應)不要緊。不要緊。

(史)新婦演說。

(貞)我也沒有什麼多說。不過我是初到這邊。凡事有看不到做不到的地方。還要望公公婆婆原諒。

(王氏夫妻)(同聲答應)不要緊。不要緊。

(史)新郎新婦入洞房。

啞子與新婦同入內。

(史)禮畢。

王對史一揖。

(王)今天實在有勞得很。

馬也對史一揖。

(馬)有勞大駕。

(史)不敢。不敢。

(王)請到後面休息罷。

衆人齊下

閉幕

第四幕

佈景 洞房

啞子與新婦同坐椅上。

(真)我問你啊。你娶我的目的是什麼。

啞不答。但視之而笑。

(真)你愛我麼。

啞仍不答。

(真)你爲何不理我。你還害羞麼。

啞作怪聲。真大驚。欲去。又看不見。故在房中亂轉。啞向

之打恭作揖。意欲使弗走。真大聲狂呼。

(真)哎喲。媽啊。這是什麼人啊。他不是我的丈夫麼。

啞母自外奔入。真以手摩之而呼。

(真)媽媽你來了麼。你看看究竟是那……

啞母頓生疑慮。乃以手將真墨鏡揭開。見是二目均瞽。

也不覺失聲而呼。

(王妻)哎呀。不好了。怎……怎……

王山及馬氏夫妻均奔入。

(馬)什麼事啊……

(王妻)還問什麼事呢。你的女兒是……是……是個……

時啞子在側看見他的妻子是個瞎子。乃失聲怪叫

(馬)不好了。你家兒子是個啞子麼。

(王)咳。豈有此理。

噢阿大。

(王)阿大快把史片人抓得來。

(阿)是啊。

阿自後將史牽至。王妻向前打他一下耳光。

(王妻)你這種東西真是一個死騙賊。怎麼替我家娶了

一個瞎媳婦。

(馬娶)(向前也是一下耳光)姓史的啊。我平時待你不

錯。你爲何害我家女兒。

(史)不要忙。讓我說一句話。你不是因爲啞吧兒子娶不

到媳婦憂愁麼。你家不是因爲瞎子女兒找不到女婿

爲難麼。我現在爲滿足你們兩家的欲望。廢盡了我的苦心。你不酬謝我。已經是有點損德。你們現在還要打我。是何道理。況且先前他們會將各人的毛病表白過了。你們都說不要緊。到現在來反悔。是應該不應該。……

(衆)我們何嘗答應……

(史)你們還抵賴麼。先前新郎說。有什麼說不到地方。求岳父母原諒。新婦說。有看不到的地方。求公婆原諒。當

時你們都說不要緊。現在生米已經煮成熟飯。你們還來侮辱我。我可不是好惹的。我們起訴就是了。好。我們到縣裏去再講。

說罷拉住衆人就走。衆面面相覷。

(衆)哎。不好了。我們都上了史片人的當了。唉。(閉幕)

(完)

周先生正在辦事，侍役遞進一封信來，拆開一看，原來是他至友霍開先送來的一張募捐啓。

### 代李君劍英家屬募捐啓

公啓者李君劍英以陝西望族爲三朝舊民少習書天資過人志行高潔不慕榮利有勸之仕者屢辭不願受其紳之聘設緣暇爲去冬忽染病經數閱月藥石無靈本年三月十四日竟至不起年甫三十一遺妻及二齡稚子一死者已矣喪葬無資生者何堪衣食無恃同人目擊心傷或相相交或與素識義不容於袖手道應效夫指因尙祈各爲解囊共成集腋俾地下鴛鴦得眼黃泉之目眼前細弱不致滿堂之墳將來結草啣環定須食報也是爲禱

衡後人江覺民  
同人董國先俞煥均 公長  
許錦聲 楊柏園

看畢，想道，當時我會到上海北京路華安合羣保壽公司去保壽，邀他同去，李君決計不肯，若是去了，今日就不用有此一舉了。

## 霍亂

### 預防法

要預防霍亂。

先要明白發生霍亂的原因。

本館出版「霍亂預防法」一書對於霍亂的原理，預防及治療方法，說得極為詳備。

定價每册一角五分

## 肺結核症 再發之 預防

肺結核症即是肺癆

可怕的肺癆！已經患過的再發更是可怕！

欲防肺癆的復發只須看這本書。這是通俗醫書，所述預防法則，普通人家都能實行！

定價每册二角

## 瘧疾

### 一夕談

瘧疾是秋天最易發生的病症，不可不注意。

是書說明瘧疾的病原，治療，預防等法，說明極淺顯，手續極簡單，是通俗的醫書。

定價每册一角五分

## 商務印書館發行

### 秋季防病用書

日用衛生	二角	肺疾預防及療養法	二角
飲食防毒法	一角五分	傳染病	一角
普通治療法	八角	微生物	一角
家庭防病救險法	一角五分	衛生通論	一元



# 琴譜說明

(續)

林履彬

景 原「長鎖」兩字。彈法於同絃上，先抹，挑，抹，勾，四聲，次接背鎖三聲，共得七聲。或彈九聲，即抹，挑，抹，挑，抹，勾，剔，抹，挑，九聲相連。

回 原「打圓」兩字。彈法係一挑一勾各彈一弦，先挑勾兩聲，稍緩，又急勾挑二次，再緩挑一聲，共得七聲。

六 「滾」字的簡字。用名指由七絃連摘（摘字詳前）至二絃，或由某絃起，摘至某絃止，譜中另有指定的字。

高 原字「隨」字。即滾字的彈法，但此字專用於泛音彈法。

弗 原「拂」字。用食指由一絃起連抹至七絃，或至譜中所指定的某絃止。

奔 「滾拂」兩字，彈法先滾後拂連用。

零 原「索鈴」兩字。彈法如滾，但滾的彈法用摘，索鈴則用挑，亦多用於泛音彈法。

帶 原「潑刺」兩字。潑的彈法，係以食中名三指相並，由外彈入，使兩絃同響。刺字的彈法，則向外彈出。譜中如寫有「帶」則潑刺連用。如單寫「刺」則只用潑。單寫「帶」則只用刺。

早 「撮」字的簡字，勾挑並下，或勾托並下，使兩絃同響，得相和的聲。

羣 「反撮」兩字。用指與撮相反，係用抹剔，或劈剔。取聲與撮同。

(未完)

# ICA CAMERAS

Sole Agents  
in China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中國

總經理

上海商務印書館



德國伊卡照相公司在歐洲可稱首屈一指所製  
照相機及一切應用附件歐洲各地均有經售即  
在美國銷數亦逐年增加無論專門技術家或初  
學者莫不齊聲贊譽敝公司出品之新奇不特廉  
價而已上海商務印書館為敝公司在華總經理  
備有大宗貨品欲購者請向該館接洽可也

德國伊卡照相公司謹啓

德  
國  
伊  
卡  
照  
相  
器

為世界最耐用最廉價之照相機



## 籠中鳥

法國 Eugénie De Guérin 女士原著

夢韶譯

看呀！我的臆檻上，有一個鳥兒來訪我的。小翡翠了。他怕，他飛去了；可憐的囚犯，恐慌起來。伊動，像要被壁飛去。假使我愛伊的境地，我也和伊一般張惶；可是我還是關住伊。我去放走伊嗎？伊便可高飛，做伊的窠兒在深青嫩綠的林子裏，唱伊悅耳的曲兒，和伊昔日的同伴聚在一起……伊是快活了。但是，我落空了。我很愛伊，我願伊常是我的。」

「苦命的小翡翠，你要終身作囚了！犧牲你的自由，便是我的快樂；我可憐你，我依舊留住你。世間幾多快樂，都是外乎情理。但是你會幹什麼，我破籠放走了你？你須知道你的翅翮是多時不用了，你只能飛到你眼界所限的四圍，你那能遠及廣大的空間？就是你的食料，你也沒

法啄取。也許你不慣吃你弟兄的食料了。又恐怕他們和你久違，將你作路人看待，不允許你居同室，食同席了。還是留着伴我罷，我力能養你一世。萬一你露宿荒郊：晚間的冷露，要溼透你的毛羽；早晨的寒氣，使你不能唱美麗的歌兒……」

上面這篇是從我從前讀的法文讀本上譯下來的。作者叫做歐耶麗 Eugénie 女士，她生在1805—1870年間；她的著作，遺傳到今的是信札和日記。這篇原文，迴環曲折，如泣如訴，很能感動讀者。不過細味她的用意，頗有一種得過且過，苟安將就之心，懦弱無能，沒有一些奮鬥的勇氣和決心，這大概是時代的關係。說到這裏，我想起新青年六卷五號裏

面陳衡哲女士的作品來了。她的鳥詩裏說：

『他好像是說：

我若出了牢籠，

不管他天地西東，

也不管他惡雨狂風。

我一定要飛他一個海闊天空！

直飛到筋疲力竭水盡山窮。

我便請那狂風，

把我的羽毛肌骨，

一絲絲吹散在自由空氣中！』

看起來陳女士的用意，何等英勇奮發！我們兩下來

比較一下，就顯出弱和強了——一個是萎靡不振

的病夫，一個是龍虎精神的青年。

記得一二年前，我在我的故鄉——浙江，曾經和幾位鄉親捉到一個黃雀，將他鎖在竹籠子裏，當作消遣品。過了四五天，因為不忍看他那種身處牢籠，栗六不安的可憐神色，決心將他放走。當他出籠的時候，振翼高飛，迴翔空際，一歇升高，忽而降低，在那空氣圈裏，去來自由，何等爽快，又何等活潑！我的良心上也覺得驟然得到無限的舒服，簡直和死囚遇赦一般。『人們呀！給人自由（或者方便）的價值，便是這寶貴的良心上得到無限的舒服啊……』

一九二三，三，二四，上海。

# 荒服鴻飛記



## 第三十三回

返祖國孤女涉重洋

探密約雙雄返大漠

十餘天後。有一日傍晚。吳德溥同蘆雪在白達英國行政長官私邸花園中坐着。蘆雪姊弟到了白達。就承這位行政長官優禮。留住園中。預備返國。纔從清涼世界的山地到此平原。雖然未到夏令。已經溽暑惱人。此時夕照已經西沈。陽光尚在坐的地方。上面覆着兩顆棕櫚。園中雖是清靜無譁。而遠地市聲。還乘着和風吹來耳邊。白達商業繁盛。總得午夜。市聲纔斷。蘆雪仔細打量他這個同伴。見他雖是已經換了一套潔白麻布衣服。臉色已同哈沙一般的蒼黑。蘆雪住在此地。也常同陸海軍軍官晉接。其中

不無英俊少年。只是這十天之中。將他們同吳德溥比較起來。總覺不能比他。所以愛敬的心。又深了一層。平常看見白達高級官吏。對於吳德溥沒有一個不特別敬禮。蘆雪因為吳德溥自己不肯講過去的歷史。也曾向各處探問。人人都說他是個受高等教育。在東方各國有潛勢力的人。大戰時候。他幫着英國軍隊在這一帶很幹下些偉大事業。凡是別人不敢去的地方。像土耳其敘里亞等國。要他去探聽些機密消息。他沒有推辭過。並且還比別人神速詳備。有一天晚餐席上。一個高級軍官告訴蘆雪說。吳德溥同哈沙都是無雙國士。吳德溥的工程。是從美國學來的。更是出衆。此間英國運輸軍隊的計劃。同運船的

設備都是他一人的成績。還有一件異於人的。是士人都很肯輸誠於他。他也深悉他們的人情風土。東方各國的話。他都會講。各地都有朋友。同他偵查一切。他雖不說。各國真實情形。却無有不知。只是不說罷。蘆雪平常聽了那些語言。今天同吳德溥相對。轉覺忘言。澄澄的注視吳德溥支頤而坐。想起行期匆促。反覺前幾天留住異鄉。別有樂趣。現在吳德溥是又將遠行。自己也在天明時附輪返國。離愁萬種。有些排遣不來。頓了好一回。纔愀然問道。你幾時起程。吳德溥答道。九時。蘆雪道。你還沒有說上何處去呢。吳德溥手指西南道。上沙漠裏去。有件重要的事發生。非得親去一踰。不能解決。他們纔教我去的。蘆雪皺着眉問道。怎麼又要上沙漠去呢。你來的時候。沒有說起呀。吳德溥道。這原是新發生的事。蘆雪伸手按住吳德溥的衣袖問道。此行有無危險。吳德溥道。沒有。這不過是民族間的一個小小的問題。我想現在既無蘇琪在中作祟。一路上諒無絕大風波。說着。微微一笑。蘆雪道。哈沙方纔來

辭行。他同傑密本來要好。看他兩人分別時候情形。很教人心中難受。哈沙同你還送了傑密許多東西。只是傑密對了那些東西。更是悱惻生悲。還是不給他的好。吳德溥道。這也是一點紀念而已。蘆雪道。講到紀念。你爲什麼不送一件給我。只用小小的東西。將來分手之後。也可以使我慰情勝無。這時天色已漸次昏暗。吳德溥在懷中掏出平平的扁匣來道。這一件就是我所送的紀念品。說着。將匣傍消息一按。匣蓋突的飛開。中間現出一串珍珠項圈來。圈下押着一紙吳德溥的相片。蘆雪看了。也不露出一絲喜色。將相片取起道。這個就很好的了。這項圈價值不賚。我不能受取。吳德溥道。這是我一點薄意。你得全受纔是。蘆雪還要推却。吳德溥笑道。蘆雪。你要同我爭辯嗎。我愛怎樣。就是怎樣。價值的問題。是很小的。小事。難道爲着價貴。就可以不受了嗎。我的意思。項圈是你常用的東西。送了你。你挂在身上。也可以思念思念我天外游子。蘆雪失聲悲呼道。你同哈沙救着我姊弟二人。出那火坑。爲了

我們受下多少艱辛。撞到緊急時分。都是盡力救護。到食品飲料缺乏時候。都是拚着挨飢忍渴。從來沒有使我們姊弟缺乏一些。我們同你原屬萍水之交。這般相待。我們受恩的人。難道還忍心遺忘嗎。你的恩澤。我是至死不忘的了。只希望將來你得便到英國來的時候。來看看我們。好讓我們受恩的人。重親色笑。這就是大恩人的破格相待了。你許我嗎。吳德溥聽了這幾句悱惻之言。心中也很是感動。趕忙答道。我答應你。我答應你。就是以後。我在沙漠中走着。在帳中坐着。也決不會忘却你這個婉婉靜靜好的伴侶。說着。站起來道。我的行期將到。我們別過了罷。那時蘆雪也站了起來。伸着兩手。在暮靄中仰視吳德溥。悽然道。靖時事萬變。難於預測。以後我們或者未必能够再見。你爲了我。幾乎喪生。我們患難中同行數月。現在却要

分手了。同我接個吻罷。吳德溥輕輕抱住。果然接了個吻。拍着蘆雪肩膀道。我的小伴。我是向來很重視你的。再見罷。上天佑你。說着。走了。到了九時。蘆雪姊弟同白朗都在宅前候着。剛好看見有一大隊駱駝。遠遠走來。數去約有十二頭。向暮靄中走去。頭裏兩隻駱駝。背上騎着兩個人。一般都穿着白色的阿刺伯人服裝。向着他們揮手告別。雖然沒有交談。朦朧看去。彷彿正是吳德溥同哈沙。不多一回。月光上了。他們看見隔河平原上月光中那個旅行隊。向亂山中冉冉而沒。蘆雪知道山外就是阿刺伯大漠。癡癡看着。想這兩個奇士。不知今夜寄宿何處。這就是荒服鴻飛記卷四的結束。後來吳德溥同哈沙還有一番驚人事業。等幾天再行譯述。請諸君略候幾天罷。(完)



印 精 樓 芬 涵

# 說 小 人 宋

宋人所著  
 小類事  
 說文解字  
 短字經史  
 文證問或  
 攷詳實淺  
 亦詳以涵  
 顯見聞增  
 長足思向  
 養文思精  
 來單行購  
 本不難易  
 取涵此類  
 收藏均爲  
 小說舊鈔  
 舊槧舊鈔  
 及精校本  
 茲擇尤付  
 印精加校  
 諸本同特  
 異於原問  
 詳註下不  
 文於改現  
 輕更下現  
 已出改現  
 如出改現

塵	默	脚	東	仇	蘇	稽	玉	齊	梁	老	氏	邵	河	春	涑	歸	燈
		氣	坡	池	黃	神	照	東	谿	學	聞	氏	南	渚	水	田	下
			志	筆	門		新	野	漫	庵	見	見	見	紀	紀		間
		集	林	記	龍	錄	志	語	志	筆	後	錄	錄	開	開	錄	談
	記	車	蘇	蘇	川	徐	王	周	費	記	邵	邵	邵	何	司	歐	佚
	王	若	軾	軾	略	鈇	明	密	衰	陸	博	伯	溫	蓮	馬	陽	名
	鈺	水	二	二	四	五	清	四	五	游	三	二	二	二	光	修	二
	三	二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二	九	七	七	九	二	二	角
	角	角								五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雲	夷	夷	夷	捫	雞	鶴	青	東	隨	投	嬾	珩	澠	石
麓	堅	堅	堅	蝨	肋	林	箱	原	隱	轄	真	璜	水	林
漫	三	支	支	新	編	玉	雜	錄	漫	韞	子	新	燕	避
鈔	志	志	志	話	莊	露	記	陳	錄	錄	錄	論	談	暑
趙	洪	洪	洪	陳	季	羅	吳	世	陳	王	馬	孔	錄	錄
彥	邁	邁	邁	善	裕	大	處	崇	崇	明	永	平	之	之
衛				二	二	經	厚	二	二	清	卿	仲	關	關
				角	角	三	二	角	角	二	卿	三	之	之
				角	角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角	五	六
				角	角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角	角	角

行 發 館 書 印 務 商

# 民間詩人

胡寄塵

近人說中國的舊文學是貴族文學。不是平民文學。這句話固然不錯。然貴族文學。只不過舊文學中一部分罷了。有許多的舊詩。仍舊是平民文學。如陶淵明的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一類的詩。和王維孟浩然的田園詩。滿紙是平民的彩色。而且字句也很和語言接近。人人能懂。難道不能算平民的文學麼。再說一般工商界的人。能做詩的。也不是沒有。他們真可算是民間詩人了。現在據各種詩話裏所記載的民間詩人。彙錄於此。可見只要肯做。也無人不會做。並不一定是貴族的專有品。

## 洞庭丐者

蘇州洞庭山地方。有個叫化子。能做詩。汪鈍翁曾經記

下他好幾首詩。中間一首道。不信乾坤大。飄然世莫羣。口吞三峽水。脚踏萬方雲。有形皆是假。無象孰爲真。悟到無生地。梅花滿四隣。（見漁洋詩話）

## 荷擔者崔金友

金陵黃九烟。在嘉善時。遇一挑擔喚賣之小販。名叫崔金友。挑着擔子做生意。口裏還吟着詩。向他討着詩稿看看。佳句很多。如書懷云。花落無人徑。雲飛到處山。訪友云。水闊天垂遠。花深月出遲。憶舊云。因風去住憐黃蝶。與世浮沉笑白鷗。如此一類的句子很多。（見漁洋詩話）

## 商人周俊

周俊。字伯英。他是江陰地方一個生意人。很會做詩。其佳句云。亂鴉千樹曉。新水一篙秋。（見明詩綜）

## 商人張叔明

張叔明也是個生意人。他有詩云。香吹新竹粉。翠惜小荷錢。

木匠蕭詩

蕭詩。字中素。華亭人。做木匠爲業。博學能詩。有度關句云。遼海吞邊月。長城鎖亂山。（見漁洋詩話）

裁縫李東白

李東白。是京山地方的一個裁縫司務。有登黃鶴樓詩云。鄂渚荻花沿岸白。漢陽楓樹隔江紅。他後來經過雲夢。立在船頭上吟詩。落入水裏死了。（見漁洋詩話）

葛道人

葛道人。錢塘人。他的職業是做鞋子。有了錢。便買些酒喝了。有一天。有個和尚託他補鞋子。聽見他口裏吟詩的聲音。和尚問他何事。他說偶然做成了兩句詩。問是甚麼詩。答道。百疇已休鶯哺子。三眠初罷柳飛花。（見竹坡詩話）

東里先生

蘇州東里先生。是個醫生。有中秋家宴詩云。大烹豆腐瓜

茄菜。高會荆妻兒女孫。這樣的兩句詩。在舊詩中。可算是創格了。（見觚臑）

卜者袁孟逸

吳縣袁景休。字孟逸。賣卜爲業。有送沈嘉則詩云。道上霜寒連白雁。馬頭木落見黃河。（見明詩綜）

農人王清臣

明朝天啟初年。有人名張遠度。一日郊行。遇見一個農夫。一面耕着田。一面吟着詩。細細聽時。吟的都是杜詩。張遠度覺得很奇怪。便前去和他攀談。他自說姓王。名叫清臣。務農爲業。自己本來也有幾畝田。因爲賦稅麻煩。他竟丟了田不要。替人家做長工。小時候會讀過書。後來丟掉了。小時候有客人留了一本書在他家裏。首尾都沒有了。偶然拿來看看。覺得書中的詩都很好。因此便把他讀熟了。耕田的時候。也常常唱着自道。到底還不會知道是一本甚詩。當時談了一回。彼此分別。過了幾天。遠度往他家裏去。只見他舊曆本背後。塗滿了煤痕。細細看時。乃是燒細

樹枝當筆寫成的詩。中間有一首道。人生如汎梗。飄飄殊無根。飲啄得幾許。營營晨與昏。對此春日好。荷鋤出南原。近視草色數。靜聽鳥語繁。諸有弄化本。雜沓呈真元。曉然似供我。寧不倒清樽。有身貴適意。窮達安足論。(見漁洋詩話)

### 丐者卓晚春

卓晚春。莆田人。幼年死了父母。無人照應。他便變爲乞丐。了。天天在街上討飯。人家笑他頭不梳。他答道。千年渾似醉。一世懶梳頭。人家笑他脚不洗。他答道。便騎元鶴歸蓬島。脚帶青天幾片雲。(見柳亭詩話)

### 僕人李英

李英。字少芝。替人家做用人。有初去故園詩云。人去江樓晚。帆飛海國秋。(見明詩綜)

### 閩中僕人

閩中陳香初。陳竹逸。鄭蘭子。三人皆是替人家做用人。香初有送客詩云。澄江楓葉老。斷岸菊花疎。竹逸有村居詩

云。古墓梨花鷓鴣雨。郊原麥穗鷓鴣天。蘭子有村居詩云。月明黃葉路。花隱畫欄橋。又句云。曠地夕陽多。(見書影)

### 僕人之情詩

有僕人新婚未久。他主人叫他出門。僕人吟詩道。相思却似船頭水。兩漿平分劈不開。主人聽見。覺得很可憐。便不叫他去了。(見寄園寄所寄)

### 莎衣丐

明朝正德時。趙克寬爲建安學諭。有一天他和幾個朋友在鄉下地方游玩。大家作送春詩。這時候有個披莎衣的乞丐。立在他們旁邊。看見各人的詩裏。都是堆滿了風雨等字。覺得很可厭。便和他們一首道。怨風怨雨總皆非。風雨不來春也歸。蜀魄啼殘椿樹老。吳蠶喫了柘陰稀。牆頭紅爛梅爭熟。口角黃乾燕學飛。自是欲歸歸未得。肩頭猶掛一莎衣。衆人見詩大驚。忙問乞丐的姓名。他不答而去。(見列朝詩集)

### 胡時可

宋朝辛稼軒是個著名的詞家。大家都知道的。有一天他在滕王閣請客。正在飲酒談天。非常高興的時候。忽然有人來訪。自稱是詩人胡時可。稼軒看了他的名字。既不相識。又自稱詩人。更爲奇怪。便說道。既自稱詩人。先請做滕王閣詩。做得好。便請你喫酒。做不好。走開些。胡時可立即做一句道。滕王高閣臨江渚。衆人見他是抄襲滕王閣賦裏的成句。不禁大笑。胡時可道。還有下文。接着吟道。帝子不來春已暮。鶯啼紅樓柳搖風。猶是當年舊歌舞。衆人至此。乃大驚。連忙請他入座。暢飲而散。臨去。還送他許多錢。

(見宋人筆記)



按以上許多作者。有的是作工。有的是農夫。有的是經商。有的是賣卜做醫生。有的是做用人討飯。但是他們的詩。都做得很好。我可以稱他們是民間詩人了。然而他們仍舊是讀過書的人。作工。種田。經商。：乃至於討飯。不過是借此自隱罷了。硬說他們這些詩。便是平民的文學。我自知有些勉強。但是稱他們是尺間的詩人。總可以說得。惟其中某僕人所做的情詩兩句。確是至情流露。自然成文。爲平民文學中的好作品。

# 編者與讀者

## 編輯瑣話



自從各學堂放暑假後。我們對於同學諸君的覆信和退稿。都暫且停壓下來。因恐遞空了。如若諸君要詢問什麼消息。請再寫封信。告訴我們詳細的地址。我們就可以答覆了。

小說世界的出版日期。本是星期五。但因印無過多遠處比較要過幾天纔收到。我們對於這件事很抱歉。現在正設法趕印。早幾天寄出。以副遠地讀者諸君的雅望。

我們這裏收了稿件之後。就按次序發排刊登。有的因體例和文字上的關係。就稍爲壓下幾期。但投稿諸君常常有信來催問。故此再奉告一聲。

近來有好多老朋友。不大寫信來了。或者因爲答覆遲了一點。或者以爲我們不歡迎這些忠告。這件事恐怕有點誤會。我們對於任何人的忠告。都竭十二分的熱誠歡迎。雖有的以爲答覆遲了。在我們還以爲是極快極快的。因我們平均每日至少要發幾十封答函。

有許多讀者諸君。因訂閱遲了。一二卷中缺了好多期。或全卷皆缺。以致不完全。現在我們預備將前一二卷作最後一次的再版。望諸君早點寫信給本館定書櫃。開明所缺各期。使我們對於再版的數目。有點把握。

## 世界文壇雜訊



據日本報紙所載。西班牙的有名小說家伊巴烈池氏。

將於本年十月，到紐約一遊，即來東方遊歷。大約明年春間即可望到中國。

布拉斯哥伊巴烈池 Blasco Ibanez (1866—) 生於西班牙南部。現在已成了世界的文豪。一身飄流不遇，因此作品多含有社會主義的傾向，和社會改造的精神。他在西班牙時曾經和西班牙政府，教堂等對抗，為此下了好幾次獄。藝術上最初也含有一點兒自然主義的傾向，可是近年來已一變而為新理想主義的作家了。

他的著作如「啓示錄的四騎士」(Four horse men of the Apocalypse)、「我等的海」(Our sea) 都是以大戰為背景最有名的小說。就中「啓示錄的四騎士」已由美國電影公司攝成影戲，在上海的諸君，都恐怕看見過了罷。但因美國向來對於藝術，不十分內行，所以這篇電影，終歸於失敗了。此外攝成影戲的尚有「血與砂」(Blood and Sand) (1919) 是以西班牙鬥牛作背景的情話小說。電影尚不算失敗。其他還有著作多種，俟以

後如有機會，再詳細介紹罷。

### 文學月刊

以研究新舊文學為宗旨。亦討論關於文學各問題。尤期女界著作之進步。內分文苑、遊戲、雜俎、銅版插圖、鋼筆滑稽畫、中畫美人等。共念餘門。歡迎投稿。並備酬贈（詳章見本刊）。第一二兩號已出。函索附郵票半分即寄。通信處北京東四牌樓十條胡同。門牌四十號。本社主任職。

## 交 換



讀第二卷第三號的交換，有李定一先生與勁風先生一信說：「先生的作品……我們真欽佩極了。」這話未免太過點。先生的作品固然很好；用意詞句等……全很使人欽佩！我也很喜歡讀他的小說。不過就是帶一點宗教氣味，信教的人讀了自然喜歡，不信教的讀了覺着不適當。但寫宗教也未嘗不可，不過要濃厚的寫，作出來真能使

不信仰的，也或想到宗教上，纔算是有小說的魔力。哪！不知讀者諸君以爲何如？

天津卽我

我每於木曜金曜的日子，接到一份小說世界，卽將他拆開，反捲了用紙裏紮好，放在抽屜中，然後做我日常定時的公事。等我一小時的公事辦罷了，再把這小說世界從抽屜中拿出，將所裏的紙解去，整披在桌子上看。好如未曾捲過一樣。看完一本，卽藏在一只精巧的木箱中。表示鄭重。

我上星期，看了勁風先生的一篇新墳。至今尙嘆息可憐。這張壽春的母親，生平祇有這一點骨血，平日愛如性命。一旦不幸夭折了，如何不令人傷心呢。未知後來勁風先生，到他家裏，他母見了兒子相識的知己，又不知傷心得怎麼樣了。

我每觀勁風先生的作品，精彩百出，雋妙異常。以後希望先生不吝精筆，多著些給我們廣廣眼界罷。

陳史 十二月二十三日月曜

創辦一種小說雜誌，確是一件極困難的事。做小說的人的心理都不同。各人各篇，都有深遠的見解。編輯人的眼光，當然不能和作者一致。或棄或取，也許有極端的主張。等到刊出之後，閱者的愛、惡，更是不能一律。小說世界從出版到現在，關於過去的作品評論，我也曾和幾個同志討論過幾次。意見總是互異。不過照我個人的眼光，以海鳴的社會、勁風的愛國、等幾篇，爲最有價值。至於那些言情、偵探、等作品，因爲不能引起我的感觸，所以我往往不大注目。我以爲讀本刊的諸君，總有幾位和我的意見相同罷。

陳懷一 七月二十四日

浩每次接得小說世界，總把牠和那附刊想法聯合起來。什麼法子呢？就是在每期本刊封面內頁的右上角，寫那附刊的題目。什麼幸福之母咧，小螞蟻會說話咧，愛國村咧，等等。還在每期附刊的左上角，寫着本刊的期數。譬如寫 210 意思是第二卷第十期中的附刊。212 是三卷二期中的。這樣，就是送給相識，也可有一些小根據。蘇州志精

# 美麗的月份牌！

不是人人愛看的嗎？

寶號若用月份牌來傳佈廣告，

銷路要增加多少呢？

本館印就彩色畫片多種，  
——美女風景各種全備——  
如印入各行號的牌號及出品說明，  
即是極精美的月份牌。

用這種現成月份牌，  
價極便宜，取貨又速。

上 海

棋盤街發行所

寶山路印刷所

商 務 印 書 館 謹 啟

# 出牙期間寒熱吵鬧

在江蘇有小孩如何得嬰孩自己藥片之功效

田君福昌係江蘇省立第三農業學校之校長在清江浦開人也其公子服用嬰孩自己藥片得見效驗特來函聲



孩自己藥片鄙人即購辦一瓶服後熱退咳止  
 嗣又依法服食則大便綠色有如茶汁而小兒  
 肥白可喜誠韋廉士大醫生之所賜也用特具  
 仲信仰  
 凡家有嬰兒及小孩者不可不備嬰孩自己藥片  
 一家至以防不時之需如尊處無從購買祈即  
 六角至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大醫生藥局  
 一瓶可也每六瓶大洋三元郵力在內

昔明謝忱云  
 出牙期小兒  
 吵鬧異常  
 發熱咳嗽  
 夜臥不寧  
 著名西醫  
 道安邦先  
 生駕臨診  
 治當由道  
 韋廉士大  
 醫生令嬰  
 孩服用

# 閣下樂於赴宴否

倘若以宴會為樂事則紅色清導丸必不可少蓋是丸能飽餐之後易於消化也午膳後或晚餐後吞服一粒助消化或夜臨睡之前吞服三九則次日早晨能使大便暢達矣  
 江蘇常州紡織公司華慎安先生來示云



足見功力甚偉奏效異常感激之下  
 數語以謝並告世同病者疾清頭  
 丸專治大便結痔肝火上升使  
 痛潔口氣穢濁腹痛瀉之虞凡  
 均出可免痢疾瀉之虞凡  
 廉士大醫生藥局函購每瓶大洋  
 六瓶三元郵力在內收用郵票

按單吞服  
 服清丸  
 連服二  
 後過二  
 瀉過下  
 現內下  
 舒便快  
 大舒便快  
 爽便快  
 聊誌

# 商務印書館代售

農商部地質調查所印行

農商部技師

瑞典丁格蘭博士編謝榮碩士譯

## 發售預約

# 中國鐵礦誌

樣本  
承索  
即寄

▲全書二厚冊中英文均備

▲附彩印礦區地質詳圖一巨冊

▲上冊及附圖本年七月出版 下冊明年一月出版

全書定價

十六元預

約十二

元陽曆

八月底

截止

郵費國內

六角國外

二元

是書詳載各礦之地形·地質·礦質·礦

量·以及交通狀況·發見歷史·及採鍊

工程等凡各省鐵礦公私新舊調查之材

料搜集靡遺上冊載直魯晉豫及東三省

等鐵礦下冊載鄂湘贛皖蘇浙各省鐵礦

於安山站·本溪湖·龍烟·灤

州·金嶺鎮·潞澤·平定·大

冶·鄂城·城門山·桃冲·鳳

凰山·各礦尤為詳盡

發售處

北京農

商部地

質調查

所圖書

館

各省

商務印

書館

館





# 可憐 嬌容 患瘡

主

面疹頸核

皮皴凍瘡

熱癩園癬

治剃刀毒瘡

下疳橫痃

濕熱爛腳

小孩頭瘡

內外痔瘡

花柳梅毒

諸蟲咬傷

兜安氏馳名藥膏  
乃治皮病佳品也

各埠藥房均有出售每盒七角每打七元 上海兜安氏西藥公司啟

